

年

卷

期

1

4

第

第

綠洲

中 英 文 藝 綜 合 月 刊

中國圖書館
1959.1.12



本刊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編者
『文藝大衆化』之路(論文).....	拓荒
辦公室裏的邵永清(小說).....	真尼
『復舊』日記.....	高荒
寒夜夢.....	吳茜
沙漠中的滴水.....	江采蘋
海島底憂鬱.....	東風
在生死線上掙扎.....	沈偉
末路.....	錢昌年
誰相信.....	鄭衍
需要犀利的小品文.....	黎耕
鄰居.....	弓文
遙念.....	凱旋
夜行船.....	凱旋
夕陽.....	映雪
囚綠記.....	陸蠡
兩種神色.....	英戈
卅年虛度.....	白蘆
編後記.....	白蘆
英文創作	
The Ragged Hero.....	W. C. Yates
Too Silly To Be	
Beautiful.....	W. Twain Shaw
Back Again!	H. O. Chuang
The Influence of	
The Bible on English	
Literature.....	Wang-I-ting
Two Looks.....	John Galsworthy
Of Human	
Bondage.....	W. S. Maugham

本刊 第一卷 第二期 要目

徵稅主任.....	郁伊
嚼雪零感.....	東方曦
我遙望着雲天.....	阿鶯
正義的殉道者.....	若及
奔.....	巴彥
一個練習生的日記.....	菱仔震
鄉愁.....	卜弓文
『七人雜感集』後記.....	周黎庵
『潮濕的爆竹』.....	華蕓
展開文藝通訊運動.....	綠洲文藝座談會
綠洲文藝座談會的話.....	綠洲文藝座談會
卅年虛度.....	白蘆
學界 憂鬱的清晨.....	禾末
生 野貓.....	日月
編後記.....	編者
英文版	
Philosophers On War.....	Allen
Greatness	
Incarnate.....	W. Twain Shaw
Of Human	
Bondage.....	W. S. Maugham

本刊 第一卷 第三期 要目

抗爭.....	玲子
抗戰八股與文壇	
華威先生.....	何冷君
遠征.....	風默
懲奸.....	張葉舟
安特出走了.....	寒雲
寄.....	揚玖
犧牲.....	司徒宗
送別.....	路麗泰
一齊向內轉.....	楊揚
奔.....	巴彥
新生.....	王承基
恨與離.....	恨夏
戰鬥.....	吟川
鴻運亨通.....	鍾怨
編後記.....	編者
英文版	
To the Soldiers of China.....	B. Y. L.
Ku Hung-Ming—The History	
of a Chinaman.....	Ting Yen-Po
Where Lies China's	
Salvation.....	K. S. B.
How A Girl Grows.....	Chinese

◀ 社本寄逕票郵足附請購補欲如多無書存 ▶



第一卷·第四期目次

敬禮.....(木刻).....卷首	文藝工作的檢討和前瞻.....(論文).....綠洲文藝研究會	塘.....(散文).....鍾望陽.....五	作家書簡.....黎烈文.....六	謎樣的吳小姐.....(素描).....希凡.....七	壯士行.....(詩).....淑岑.....八	烽火中的幻夢.....(小說).....五個銀行員的集體創作.....九	三寶嫂.....(小說).....趙吟川.....一四	我是首相.....(獨幕喜劇).....易加.....一六	象徵.....(散文詩).....L K.....二一	流亡線上.....剛尼.....二二	藝文通訊 錢木橋的激戰.....蓀藩.....二五	恨與譎.....(長篇創作).....恨夏.....二七	顛預吟及其他.....(詩).....鍾久.....二七	不再哭了.....鍾恕.....三二	已踏上征道的瑛.....蔣彬君.....三三	開學的前後.....葉平.....三三	您走了.....夏德馨.....三四	讀者·作者·編者.....一六	英文版	Autographs.....Ting Yen Po.....1	Love, When the Jealous World Speaks III of Three.....Dante Salvini.....3	Back Again.....H. O. Chuang.....4	Clouds.....Allen.....6	Buying A "Volume 33".....Chinee.....6	Romeo and Juliet in a Classroom.....Allen.....7	Ku Hung-Ming on Education.....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刊定價		每冊定價	
冊數	國內	預	定
全年	一元	一角二分	
半年	五角		
三個月	二角五分		
零售	每份		
香港	一元二角		
澳門	一元一角		
南洋	一元二角		
歐美	一元四角		

本刊定每月十五日出版

綠洲 第一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北京路鹽業大樓三樓四號 綠洲月刊社 電話一六四三五

發行人 莊雪鷗

總經售處 北京路鹽業大樓三樓四號 上海文化服務社 電話一六四三五

印刷者 上海七浦路四四七至九號 利錫印刷所 電話四三一五

廣告價目			
地位	底面	裏封面	裏底面
每期刊費	一百元	八十元	六十元
			四十元
			八元



禮 敬

作科欽布拉克聯蘇

文藝工作的檢討和前瞻

綠洲文藝研究會

鍾望陽	陳明遠	犁耕	郁伊	金梧桐	王明遠	王元祥
王承基	趙吟川	何冷君	(列席)	錫金	桂芳	應服羣
李明	張筠	天佐	孟先	韓白	林珏	

在抗戰的軍事政治進入第二階段，文藝這一部門工作，爲了要配合着更有利的效用起見，是必然的需要檢討過去，考慮我們新的任務了。但在檢討之初，我們却開始遭遇到了困難；僻居孤島，自不免孤陋寡聞，隔靴抓癢，也難逃南轅北輒之譏，又加客觀環境限制了我們，於是決定把討論的範圍，集中在孤島上的抗戰文藝，外埠不過略加提及而已。

因爲是依次輪流發言，各人的意見不免有大大小小異之處，爲避免重覆雷同，於是我們採取了綜合的手法重新剪裁。這樣自然完全失去了各人發言的特有風格，這是要向各位出席座談的作者聽歉的。至於全稿疏忽之處，責任自應有整理者負責，我們不敢推卸，祈待匡達指正。

整理者：何冷君，趙吟川誌 三，三十。

一、由蓬勃到衰落，由衰落到蓬勃。

在抗戰發生之前，多數的文化工作者，差不多都集中在幾個大都市，而尤其在上海更甚。許多報章雜誌都在上海出版後才運到內地。這樣到『八一三』的發生，一

一切都採取了戰事的緊急處置，文化工作者更站在時代的前哨大聲疾呼，雜誌也大多減了篇幅，有的合併出版，把力量集中起來。但此時的全國民衆却是更迫切的需要

着精神食糧，出版界的集中，顯然是產生了更不調和的現象。不過就上海一埠說是不能算作如何樣的寥落，上海的衰落是在國軍撤退之後，就是大上海淪爲『孤島』。這是個大變動，多數的作家都離此走向內地，於是整個文化部門冷落下來，這期間因環境關係，出版界遷的遷，停的停，雖有幾個洋商刊物的崛起，但決沒有以前的熱烈。但在『七七』週年以後，出版界却又轉入新的階段，書籍小冊子印行；雜誌的紛紛出版。即使在文藝一門講也不下三四個。更如魯迅全集，資本論等的出版，這些浩大的工作，在戰前我們也只有聽聞而不見實現，而在這多難的環境下，却爲我們所親見目覩了，這現象足證明上海的文

化人，雖然在十分困苦的環境下還是埋頭幹去的。

二、作家的撤退

多數的文化人的撤退，一時果然影響到孤島刊物的寥落，但就全國說不得不承認是一個好的現象。而孤島刊物的寥落，却也還是一時的，事實上自幾個洋商刊物的發刊之後，馬上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寫作者，發掘新人是已喊了好幾年的口號，而這一次是發見了最熱烈的情形了。

本來文化人的集中都市，不深入民間，曾爲人們一再的指摘過，而文化人本身也有這種覺悟，然格於環境始終沒有見諸實行，而對於整個民族文化水準也多少受到不良的影響。但是『七七』抗戰以還，到幾個都市的陷落，作家依着各人的便利，各奔向後方前線等全國大小不同的地方，而在各不同的地方創辦起各種不同的刊物

，同時因為全面抗戰的民衆情緒的高漲，這些刊物很快便都受到民衆熱烈的擁護，其此也便產生了一批新的寫作人，而我們的作家便處了領導的地位，健全了各地的文化戰線。這果然是這偉大時代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們對於以後應該怎樣利用這現象加以發揮和充實起來呢，問題就在於領導和組織上了。

三、老作家的責任與新作家自身的奮發。

由於偉大抗戰的進行，在面對血淋淋的現實下普遍的提高了下層大衆對抗戰文藝熱烈的感到興趣與迫切的需要。顯然的，這時候文藝已不是少數人茶餘酒後消遣的無聊東西，牠已是大衆的武器！在孤島的上海，自從一批老作家衝身進內地熱烈鬥爭的場面裏，去實地歷練偉大的經驗，開展偉大抗戰文藝的奇葩後，馬上產生了大批青年作家。他們熱情，他們純潔，他們是新中國有力的後備軍。他們吶喊，他們呼號，用着他們的筆尖寫出他們心底的憤怒，他們盡力要爲自己的祖國出一分力。對於這大批新進的青年作家的興起確是個非常好的現象！然而，不得不言的！一般的青年作家雖然有着無限光大的前途，而對文藝的修養未免太不夠些，對政治認

識常易爲一種有毒的因索蒙混，有意無意的上了托派漢奸或者敵人侵略戰爭的反宣傳，在作品中表現出思想的錯誤！這一點是不是要歸咎於青年作家嗎？但苛責點說：老作家更應該多負點點責任。

孤島上的文藝運動沒有廣泛的開展，工作沒有順利的進行，沒有負起更大的抗戰任務——打擊敵人，打擊托派漢奸，加強上層作家的聯繫，領導下層作家，結成一個緊密的團體，共同迎頭痛擊當前的敵人。這一面是老作家們領導工作的不夠，一面是青年作家本身缺少組織，用組織而產生出集體的工作，用工作來聯繫和堅強組織，沒有工作，組織落於空泛，所以我們必需有工作的聯繫。這樣再配合起老作家們的領導，才能訓練出一批新的熱情的文藝生力軍，在正確的道路上發揮文藝界底層無限偉大的蘊藏着的潛力。這是第二階段孤島上老作家的責任，和青年作家自作的奮發。

四、怎樣免除『差不多』和『抗戰八股』

我們曾經痛詆過古文八股，現在抗戰文藝也成爲八股，這真是從何說起？不久以前，有人提出，『反差不多運動』，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不多，這最大的原因可說是作者生活的平凡。沒有親身的歷練，單單憑了幾篇通訊稿子，或者採摘得來的一鱗半爪，或者根本對敵人沒有認識便也寫起抗戰文藝來。所有的作者，在現在大家好像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假使在一篇作品內不帶着『抗戰』，這便是篇無價值的文章，換句話說，這便是要不得，落腐。因此所有的作品多去硬擠上一條『抗戰尾巴』。這樣作品內容的不夠深刻，流爲牽強，千篇一律自是意料中事。所以要免除作品的千篇一律，『抗戰八股』之譏，第一點就在作家擴展他的生活範圍。多接近大衆，多觀察，多採取各方面真實的材料，不單單憑空幻想。

第二點必需充實文藝修養。要免除作品的膚淺千篇一律，固然要有豐富的生活，充實的材料，然而也需要表現的本領。徒有充實的內容而不能適當的表現，真像一個拙劣的縫工裁製一件價值連城的珠衫一樣是會引動讀者訕笑的！所以加緊充實文藝的修養，如多讀名著的文藝理論與文藝作品，加深社會科學的知識，對政治的充分透澈的瞭解，深刻的觀察力的養成，豐富的想像等都是免除作品不深刻千篇一律『抗戰八股』的必備條件。

五、努力『大衆化』。

文藝自發覺到不是有閒者的消遣品之

後，牠逃出了象牙之塔，早經確定了他存在的新價值，尤其在這抗戰的現階段，牠除記載下這偉大時代各種面影的歷史價值外，更有牠積極的意義是喚醒大眾。這雖早為我們作者所熟知的事實，但事實的展開上，我們却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曾聽說浦東的士兵，他們在戰爭之餘，想看點東西而沒有東西可看時，我們僅一江之隔的上海作者們應該怎樣深切的覺悟到自己的工作是怎樣渺小；我們的環圍還始終未衝出智識層去。在抗戰第二階段開始的今日，我們應該如何的努力糾正這錯誤，把牠克服過來的。

誠然要做到『通俗大眾化』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件，簡明，淺顯，果然是『大眾』的形式，但要『通俗』也有他『通俗』的技巧，在我們確定我們的對象之初，我們應該先瞭解對象們的習慣和『口頭語』，這樣對他們才有更親切的感覺。此外如通過批評的舊形式的利用，自然也是我們努力的目的之一。

終之，『大眾化』是我們迫切的任務，

我們應該加緊努力。

六、詩歌方面太少收穫。

在大眾間最簡捷也就是最容易發生力量的詩歌，可是一年半來，我們覺得這方面的的工作也同樣的覺得不夠，也許是我們限於孤島，諸如救亡歌曲，國防詩歌，通俗詩歌，朗誦詩歌，歌謠，民間俗曲等的創作和編譯，都是少到幾乎沒有，刊物方面，我們雖看到過一種叫『新詩刊』的出版，但裏面濃厚的唯美氣氛，是掩過了熱烈的抗戰呼喊的。如果說通俗大眾化用詩歌創作是比較便利的話，那無疑的我們該掙取這方面較多的收穫。

現在關於這方面我們已聽到一種具體的工作，就是參加了漢口，廣州，的詩歌朗誦班的××先生等。每星期有一次的詩歌座談會，我們希望他們有較好的成績出現。

七、只有理論，沒有實踐。

抗戰是實踐，需要策略理論的指導，

這是不錯的。單有實踐而沒有理論便容易走入歧途。因為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

。「盲人瞎馬，夜半深池」，這是非常危險的。而理論也不能脫離了實踐，單有理論而不能實踐，這不是空頭嗎？或者說是超時代的。超時代的東西在現今我們是絕對不需要牠。所以最後歸根結底說一句話：實踐要配合理論，理論要駕馭實踐，兩者相互利用，統一起來而不可分離！有了正確的革命理論才有澈底的抗戰實踐，有了偉大的抗戰實踐，才會產生高超的革命理論。把握了正確的革命理論去完成我們抗戰實踐的任務！

以一年來的上海做例，是理論多而實踐少，我們往往看見一個問題被提出了，於是報章雜誌熱烈的提倡，繼之以論爭，而論爭的最後，往往又是沒有結果的。如『抗戰八股』問題的提出，有的說這名字不成立，有的說這現象是實在的，結果以不了了之。『文藝大眾化』問題，我們就只見到了理論，即使舊瓶裝新酒吧！我們也就沒有看見多少的舊瓶被裝過新酒。『魯迅風』

問題終算有了許多作家聯名的意見作最後決定。而最近提起的文藝通訊運動目前正好像也還在理論的時代(?)。但終之我們已可以看出年來上海文壇，消耗於理論的時間，實超過了實在工作的時間。這現象的好壞是最明顯的事，以後我們應該努力克服過去的錯誤，一通過理論，我們應該極力工作，『文藝通訊運動』就是我們最新的目的。

八、色情文字的充徹。

而上海更可痛心的一面，是色情文字的充徹，這些文字的大本營大抵是小報，是另一種『大時代的渣滓而不甘以渣滓自安的角色』。這些果然是早自擯棄於『文壇』之外，但在統一戰線的今日，文壇上的各『黨』各『派』，自亦應聯合起來，而他們不但沒有做到，反而混亂了統一的陣線。這直接的促成了荒淫與無恥的蔓延，間接的做了磨醉人民的托派和漢奸，我們應該直截的加以制裁。以前我們會聽說編輯人協會方面要發信警告，但後來是不曾實現。在第二抗戰的現階段，我們應該更接更

勵的加以勸導，忠告，不然便加以撲滅。無疑的這是我們文化人的工作，我們的言論，要做到使人們拿起這種東西時感到是一種恥辱；我們的工作，要做到這些東西不敢出版。

九、二期抗戰中，我們應寫些什麼。

在抗戰第二階段中，文藝工作者除對第一期中的缺點加以補救和改進之外，更應努力寫作的是應提高人民的意志，堅定人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具體的我們大約提出如下：

一、發展文藝通訊，發表全國角落裏的悲壯熱烈或醜惡無恥的事件。

二、暴露×兵的厭戰心理。

三、寫出為民族生存戰爭而犧牲的偉大，及前線士兵的熱烈情緒。

四、揭發漢奸奴才的醜態。

五、具體化托派的面影。

六、揭發『新的人民欺騙者，新的抗戰官僚，新的發國財的主戰派，新的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家。』

七、寫難民的生活。

八、寫淪陷處人民的遭屠殺，強姦，

無天日的生活。

九、遊擊處我軍的英勇姿態。

十、及一切有利於我們的其他抗戰文藝。

十、結論。

綜觀我們『孤島』的文藝工作，在一年半的時間中，雖然在惡劣的情形下。掙扎出不少的火花，但我們終覺得表現這偉大的時代是不夠盡力的。這果然因了『孤島』的關係，但說回來正因為這特殊的複雜關係能加以妥善的利用，也許是更有意義的。在第二期抗戰的現階段我們必需是加以考慮到這一點。抗戰是多方面的，我們必需從各方面來幫助抗戰，但文藝工作者不應忽略的是抗戰高於一切，在這大標題下，我們應該放棄一切宗派和成見。(思想上的統一戰線)。不多寫，不亂寫，集體寫，用個人的努力之外，配合集體的行動。(工作上的統一戰線)。文藝界聯合起來，用統一的工作來充實組織。(工作上的統一戰線)。



塘

鍾望陽

我活了二十幾年，但是我沒有看見過海。我讀過高爾基底『瑪爾伐』，在這上面，第一句就是：『海笑着。』自是，我就夢着海，我想投入海底懷抱中，我要把我自己變成海底一部分。

我夢着海呵！……

記得有一次，我回到家鄉去，我曾坐在七叔叔底狹小的漁船中，行駛在這遼闊的泛着銀浪的塘面上。那時風浪非常之大，我們這隻細小的漁船，簡直像條活潑潑的小鯉魚，在這遼闊的泛着銀浪的塘面上跳躍着。

我雖然一直住在煩囂的都會裏，從不會泛過一次船，但是我却一點也不懼怕。非但不懼怕，而却引起我從未有過的壯偉的遐想。

我站立了起來。七叔叔坐在船梢頭，一隻手把着舵，一隻手拉住孕育着大風的白布帆，他看見我站了起來，不覺驚駭地叫喊着：

『小弟！坐下來呀！你會跌到塘裏去』

的？』

但是我只向他微微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仍舊站立着，並且氣慨非常軒昂，我向着遼闊的塘底前面眺望。

前面，一片銀白，浪濤翻滾着，發着粗獷的聲音，聽來宛如法國底雄壯的馬賽曲。我底災魂顫慄了，我不知怎地，失聲地哭了出來，眼淚直沿着面頰掛到唇梢邊，我好像聽見大地在呼叫，呼叫出人世間底疾苦！

讓塘面上呼叫着的風吹乾我臉上的淚水，我眺望着四邊，只見濛濛的藍色的邊岸，圓圓地圍繞着這浪濤翻滾的塘面。我們這隻細小的漁船，逐着潮流，在白布帆的推動下，飛速地向前疾駛着。

小漁船衝激着浪濤，『撥刺』地飛濺起無數的銀點；幾隻不知名的鳥兒，正振起潔白的羽翮，掠過這萬里一碧的青空。我底感情如塘裏底浪濤一樣的翻滾，我狠命地向着青空中飛掠過的白鳥兒喊道：

『自由的鳥兒啾！……』

坐在船梢頭的七叔叔，他錯愕了，他叫我說：

『小弟！你怕麼？』

我全身一抽，我回過頭去，我恨七叔叔打破了我底夢幻。……

於是我就仰躺在小漁船底艙中，我眺着萬里一碧的青空，我底感情又如塘裏底浪濤一樣翻滾起來了。我融化在這青空與塘面之間，我像隻青空中飛掠過的不知名的白鳥兒一樣，我底呼吸是那麼地迫急，然而却又是那末地平靜呵！

我底故鄉底家屋，就是靠近這無風也會翻起三尺白浪的遼闊的塘邊。從此以後，我就晨夕二次，總得要到這呼叫出一些壯曲來的塘邊去散着步。我不再想讀什麼正確的書本子，因為這塘裏底翻滾着的波浪，和呼叫着的大風，會告訴我人世間真實的話語。我愛戀這遼闊的塘，在我底夢幻中，我暫時把海遺忘掉了！

可是會幾何時，我這愛戀着的遼闊的塘面上，却複印上了殘暴者底獸跡了。於

作家書簡

黎烈文

××兄：

一月十日惠函早悉。因弟常往來福州永安，未早奉覆，希諒！

上海文化界同人在萬分困難之環境下，仍能有計劃的工作，不勝欽佩！

福建方面現在辦一『改進出版社』由弟與前文化生活社經理吳朗西兄負責。總社設在福建新省會永安，內分編譯，印刷，營業，總務四部。營業部在永安及各重要縣份分設營業處，代銷商務，中華，世界，開明，生活，文化各家書籍，使港，滬新出書報迅速流入內地。印刷部在永安設一中等規模之工廠，現正在建築廠屋，置辦機件，將來除印本社書報外，還可承印外件。編譯部擬出二種定期刊物及各類通俗叢書。有一種半月刊名叫『改進』，大約三月中可以出版，內容係綜合性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藝各方面的材料都有，半譯半作，半用摘文，半用特約稿件，大致與以前開明出版之『月報』相似，惟篇幅稍少耳。此一刊物出版後，除在福建可得數千基本定戶外，將來並擬銷行金華，南昌，衡陽，桂林及港，滬，南洋各地，期成爲東南文化區域送出之惟一全國性刊物。永安居萬山之中，任何武力不易侵入，『改進』辦在永安，印刷紙張又能自給，將來縱令世界大戰爆發，福建沿海各地全被封鎖，亦可繼續出版，不受影響；其唯一成問題者乃關山阻隔，外方佳作不易拉致，刊物內容難以充實耳。

兄與林淡秋兄等所辦『文藝通訊』不知已出版否？出版後望惠我一冊，以後此間並可代售。『改進』需要『通訊』及『報告』一類文字，亦祈代向友輩宣傳介紹，來稿刊出後當致薄酬，稿請直寄『福建，永安，改進出版社編譯部。』

舒羣，羅烽，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諸兄近常通訊否？便中請致意並代索稿！

勿覆順祝 健康！

留滬諸友均此問候

弟烈 文上二月廿日

是，就在我底腦際，這塘是在複印殘酷地磨滅下去。可是我並沒有再想起海，我却更痛苦地思戀着印着獸跡的塘。

是的，這翻滾着浪濤的塘是決不會長久印上殘暴者底獸跡的，並且，是根本印不上殘暴者底獸跡的。因爲，那塘裏是有着翻滾着的浪濤呀！

我雖苦戀着那塘，可是我確信那塘裏翻滾着的浪濤，終有一天，是會把殘暴者連同他們底獸跡一同覆滅而死亡的。

我這確信却沒有錯誤，從家鄉中來的音訊，說一些年青的漁人，曾在這翻滾着浪濤的塘面上，把殘暴者底三隻小汽艇擊滅了，雖然跟着殘暴者底覆滅，也死掉了兩個年青的英勇的漁人，可是殘暴者從此以後，是再也不敢在這塘面上輕易地駕駛着他們底小汽艇了。

我像又坐在七叔叔底巧小的漁船上，一樣，我神往着那翻滾着浪濤的塘。

高爾基在『瑪爾伐』中的海是笑的，那末，塘呵！你却是在咆哮的呀！

咆哮着的塘喲！我夢着你，我要投入你底懷抱中來，我要把自己變成你底一部分。

謎樣的吳小姐

希凡

——人物素描試寫——

吳小姐是我們行裏唯一的女行員，雖然大家都稱她『小姐』，可是實際上她已經做了十一年寡婦的中年婦人了。但是如果因此就說她不是花瓶，那倒也不盡然。

三十六歲的年紀是誰也看不出來的。這不但是就妖艷的服飾而論，同時她慣用的那些小動作也是如此的。我初進××銀行時還當她是真的『小姐』呢！當同事們告訴我說：『吳小姐嗎？她的二個少爺都已經是中學生了！』我那裏敢相信？因為擺在我眼前的吳小姐明明穿的是花枝招展的紗旗袍，燙鬢了頭髮上面還縛了一條藍絲帶，有如天真活潑的小學生；袖子管原只有寸把長，可是她還捲起一半，像是要把她的腋部都顯露出來似的。

這樣十足道地的『摩登姑娘』怎麼會有了二個中學生兒子的寡婦呢？但同事們却都這麼正經地說。於是吳小姐這個人物就像謎一樣的橫在我的心中。

往後，我被調到儲蓄部，並且還恰正坐在她貼對面，於是我就做了她的貼隣，當時，這對於我是可以興奮的一個調動，爲的是這樣可以使我便於解決這個謎，便

於理解這個謎樣的人物。

起先，會使我吃驚的是她在辦公時間內不顧同事們的注視和暗笑而埋頭自顧自化粧的那種鎮靜功夫。當她進行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重要工作時，顧客們在櫃外時候，白眼，催促，乃至於譏罵她可以完全視若無睹，置之不理，她還是修她的指甲，搽她的蔻丹，或者是捧着小圓鏡子上口紅，塗胭脂，直到她的工作告一段落或者全部結束爲止。幾十雙男同事們虎視眈眈的目光逼射到她身上她像是毫無感覺似的，不，應該說是即使感覺了也還是處之泰然的。這種鎮靜功夫怎不叫我大爲吃驚呢？

此外，我又發現了她走路的姿勢，恰當些說：應該是『跳路』的姿勢，我發誓不撒半句謊，她確實是『跳』路的；活像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在撒嬌，突着胸部蹣跚着臀部，簡直是在跳土風舞，偶爾同事們集中視線瞧着她，她有時也會偏促起來，『跳』得十分不自然，一顛一簸的有如一個受窘的跛子。

其後，她故意壓緊了聲帶的尖銳的笑

聲又好幾次使我的汗毛豎起來，我疑心自己是在扮演瘋子的角色底面前；可是這位吳小姐是從來不曾注意到：就坐在她對面的我底耳朵是受到了多大的委曲，有時她還對我瞧呢！兩只眼睛像在問：『朋友！你可曾欣賞我的嬌笑！』

最使我難受的是她這麼一個動作：在談話時，用手搔弄自己的肩頭；如果用左手搔弄右肩頭或者用右手搔弄左肩頭，倒還看得過去，可是吳小姐却偏偏不這樣，她一定要用右手搔弄右肩頭，左手搔弄左肩頭；並且還有一個特殊的姿勢，就是手掌不碰到肩頭，把手指向着背後，輕柔地緩慢地搔弄着。這個在她認爲是增加嫵媚的得意傑作的小動作，雖然使我受不了，可也引起我的好奇，於是有這麼一天我獨自到盥洗室裏對着鏡子模仿一下，天哪！看了自己的這副醜態我忍不住要嘔吐了。

我開始懷恨起人事科主任來，他老人家爲什麼要選中我去坐在那裏活受罪呢？就從那個時候起，我對於同事們的話開始更深一層地不信任了。

× × × × × × × × × ×

使我不得不信任同事們底話的，倒是吳小姐自己。——

還是我被調到儲蓄部來的第八天，信

差阿根遞給我一信封，是妹妹從學校寄來的，我正讀到一半，她帶着老成的調子非常突兀的對我說：『你們這輩小伙子就是這麼一套——談戀愛，寫情書，以前密司脫劉在這裏時也是如此，現在你來了又是如此……』

『不，這是我妹妹寄來的信，』我不經意地聲明着，繼續讀妹妹的信。

『妹——妹——的，』緩吞吞地把我的話重覆一遍，顯然是不相信我的聲明。『別當我傻子啦！這種事情我也看的多了，告訴你：馬公館裏的四小姐就是爲了「戀愛主義」發痴的——我沒有注意她的表情。』

『人家還是上海「一等」的閩人呢！』她用力地補充着，精神顯得很興奮。

『那末難道密司吳是贊成媒灼之言的？』讀完了信，我很驚奇的這樣問。

『當然，你瞧：我同五少爺就是聽父母之命結婚的，並沒經過「戀愛主義」的手續，但是非常美滿，要不是，我怎麼肯守他的寡呢？雖然那時寶寶同小寶對於我的自由嫁人有些不方便，但是……』

『你說的寶寶小寶是令郎嗎？』

『唔，不錯，現在都在工部局中學裏唸書，當五少爺死的時候，寶寶三歲，小寶還在肚子裏，不過，要是我想嫁人，那是毫無問題的，因爲「五七」一過，我家老

太太就對我說，她一切都隨我自己，她還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嫁了人是不會受人家的指責的，但是我立定主意不嫁，我還恨她做婆婆的不該勸媳婦兒嫁人呢！——你說是不是？』

『唔！唔！』我摸不着頭腦，不，我吃惊！我只是瞠目停睛的對着她呆望，我不知道她說話時的神態是怎樣的，我也不會注意到她是不是又用左手在搔弄左肩頭了；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一個問號把我怔住了：『這些古舊的話怎麼會從吳小姐新式的嘴裏說出來？』

『我覺得她老人家真是老悖，簡直要破壞我的貞操，喔，不，我的貞節。女人家不比男的，「貞節」二個字好比我們第二生命，戀愛主義什麼的全是廢話……』說着摸出小圓鏡來，用小指頭抹一下灣灣的眉毛。模樣兒有點像日出裏的顧八奶奶。『兩元紅禮券！』櫃台上來了顧客，打斷了吳小姐的自我介紹和她那豐富的貞節史。

現在，被調到儲蓄部來已經半年多啦！但除了每天被迫地欣賞她的化粧術，被迫地欣賞她的尖聲怪笑，和被迫地欣賞她那種奇特的小動作之外，吳小姐對於我始終還是像謎一樣的一個人物，雖然現在憎厭的心理代替了半年前好奇的興趣。

壯士行

淑岑

白日依着山崗，
沿着小溪——

或穿過一座森林；

去棲息在泥濘的山谷裏。

我們用——

輕捷的步驟，

殷紅的血點，

是深夜——

在敵人的夢中。

是白晝——

在敵人的旅途上。

旭日映上鋒刀；

晨霜浸濕了征人的赤足，

浸寒了征人的白腿！

浸不寒征人的心。

夜半依着山崗

沿着小溪——

偵察

襲擊

我們用——

輕捷的步驟；

給敵人留下回憶。



烽火中的幻夢

五個銀行員
的集體創作

一
午飯後的××銀行休息室，有着茶館似的熱鬧，爭論，批評，戲謔嘻笑，佔據着整個的空間。

李榮甫把報紙遮住半個臉，默默地獨坐在一角，對於這樣的氛圍感到異樣的不安。他專心致意的閱讀着用二號鉛字印在報上的：『華北戰局關係，統一公債，一致陡落。』在偌大的四張兩開的新聞報上，這有這一欄商業新聞才配他的胃口。

『打仗！公債又陡落二元了，』他下意識地自言自語。

『呀！我軍斃敵五百。』不知怎樣被張希剛發現了李榮甫看的報上有這樣一條標題，他驚呼起來，於是低着頭翻轉李正在閱讀的新聞紙預備細細地看下去。

『早不看，遲不看，等人家在看，却又來了。好！好！給你看看。』李縐了縐眉，他對於這批從學校裏出來的青年，以為最不可救藥，入了商界，還是具有學生的脾氣，愛管閒事，胡鬧，一些不想好好的守着商人的本分。

『中國軍打得不錯啊！』潘逸鶴也被斃敵五百的消息吸引過來，於是附近的青年們都麤集攏來。

『打得不錯！公債又跌兩元了。你們曉得些甚麼。』戰爭真有些使李焦急，他焦急的不是戰局的勝負；而是公債的低落，七

七前公債的狂漲，使他憧憬着未來的美夢，逐漸的有實現的可能；加薪，增設分行，尤其是增設分行，而有晉級的希望，現在在炮聲裏幻滅了。

於是年青的張像黃河決口一般的滔滔的談論，解釋公債的狂跌，是尤於投機家的操縱，並不是軍事的失敗，繼着就縱談戰局。

在李的腦袋裏，常常存在這樣一個概念，經理挑我吃飯，只知盡犬馬之力，為經理效勞，此外一切的一切，是次要又次要的問題，戰局的勝負，更非他所願顧問，他對於這些愛管閒事的青年們搖了搖頭，踱出了休息室。

不久，青年們的談論，被潘的發現大光明的電影廣告而結束了。

『老張，我說不看大光明×××，真是枉為人也，今晚去看好嗎？』

『不嘗試嘗試新的玩意兒，你說是枉為了人，不看電影，怎麼也算枉為人，以此類推，不跑跳舞廳，不玩女人，不……這一切都是枉為了人？』

『當然囉，人生那得幾回歡。』潘把兩手往西裝袋裏一塞，一跳一跳得意地溜着華爾滋的步子。

按摩院嚮導社，舞廳，日本妓院，羅宋女人……只要是上海新出的玩意兒，這位典型的上海人沒有不去嘗試過的，真是不算枉走人間廿二年。

突然，他停下步子，像發現新大陸似的說：『喂，今天發薪，怎麼不快樂快樂啊？』

青年們的臉上發着光，會意地微笑了。

鐘聲噹噹響了二下，把這批青年們送進皇宮式的辦公室。

飛快而響亮的算珠聲，夾着鋼筆在帳簿上奔跑颼颼的聲音，支配着整個的空間，把人們的神經拉得緊緊地，在黑的算盤，白的紙張上，幻現着花花綠綠的鈔票，於是電影，西裝，跑狗場，舞廳……一幕幕的映在人們的腦海裏。

下午藍衣的茶房像天使般的送來一封封的薪水，青年們的口袋裏，裝滿了法幣。

當晚飯前張希剛重復跨進休息室時，伙伴們大部都追求他們幸福去了，他開始感到孤獨的寂寞，隨手拉起冷清清地放在桌子上的新聞報，翻過了經過橡皮擦過似的戰事新聞，第二張，第三張，第四張。他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些什麼。於是他把一只手無聊地插進口袋裏，站了起來，剛才發下的軟軟的鈔票像電流似的通到他頭腦裏。

『卡爾登的話劇好呢？還是金城的電影好？』他又在思慮今夜的歸宿。

鈴聲打擊他的思慮，他懶洋洋地踱進了膳堂去了。

二

八一三的炮聲震動了整個上海，××銀行為避免意外的遭遇起見，匆忙地從外灘搬到偏僻的一般人認為「安全地帶」的法租界。門口貼起一張紅紙寫着「××銀行臨時辦公處。」這「臨時」兩個字說明了這個辦公處內部的一切：寫字檯和椅子還沒有找到

牠們的妥貼的地位，在各檯子中間穿梭似的走來走去的練習生時常感到礙手礙腳。檯上面的陳設也是因陋就簡，漂亮的綠呢玻璃檯板，不知到那兒去了，本來抬頭就可以看見的那只電鐘，也因爲不會找到適當的位置，還沒有掛起來。

大約是早晨八點多鐘，一般行員剛吃過早飯，因爲不像從前那樣可以到休息室裏躺在沙發上面看當天的早報，所以大家都提早到辦公室裏來。

這幾天本埠的戰事消息興奮了每個人，大家都爭先恐後你推我擠地被尋那足以刺激他們的新聞。

『好！我軍中路大創日軍，乘勝推進，敵退匯山碼頭！』一向最注意時事的張，興奮得連標題都喊出來了。這時候坐在右首那只檯子，正因爲這幾天報紙上的游藝欄全給取消了在感着無聊的老丁和潘也給他的喊聲吸引過來了。大家翻着上海新地圖探尋着這技中國兵的來踪去跡，才知道他們是從虹鎮衝過來，越過有恆路，現在已經逼近百老匯路了。這個消息比前幾天轟炸出雲艦更使得他們起勁，但是也有例外，這就是克盡厥職的李榮甫。

他這時候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指中間夾着一技烟捲兒，對着攤在桌子上的報紙，好像在看報，又好像在想心事，他對於張希剛和其他同事的那種狂熱情緒，實在看不入眼。他的心裏暗暗地訕言着他們：『少年氣盛，涵養不足！』這一類的消息，在他的眼裏，是絲毫不值得重視的；

『那裏會有這種事情？還不是騙騙小孩子吧了。』從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前，他始終認爲中國是不能和日本開戰的，抵抗？還不以卵投石？祇要日本開來幾十條兵艦，把中國的海口一封鎖，派幾百只飛機到中國來一轟炸，什麼都完了！不懂事的孩子們還要儘嚷着：『長期抵抗！長期抵抗！』所以在他看起來，同事們中間，像老丁和潘逸鶴那樣作樂開心，花天酒地，固然不贊成，就

是像張希剛和黃復同那樣加入什麼戰地服務團，和抗敵後援會，一天到晚不到行裏來辦公；儘做些什麼救亡的工作，他也以為是多事。然而他個人的見解，恰好和他的上司××先生暗合，以為是各人能管分內的事就是救國，這叫做「本位救國」。

講到看報，他以為應當注意和自己有切身關係的消息。譬如蘆溝橋事變以後，公債狂跌的消息，因為公債一跌價，他們行裏就不會添設分行，那末今年年底他就沒有加薪和晉級的希望了。如果沒有這種和自己有密切關係的消息，就不主張看報，這幾天因戰事的關係，公債停拍，報上沒有漲落的消息，他本來可以不看報了，可是為着經理先生租屋的事使他不得不睜着一副小眼睛向分類廣告的「召租」裏找。

提起租屋，真使這位李榮甫先夠受，他差不多跑遍英法兩租界，總揀不出較好的住處來，然而經理先生的事，是不能不忍勞耐怨地幹下去的，在沒有辦法之下，聰明的李終於想起將自己的房子讓出來，把妻子們趕回鄉下去住。

李覺得這個主意很不錯，既討好經理，又節省房租，而自己是有所宿舍好住的，於是把報紙用力的扔在一旁。

「誰說中國軍隊沒用？」是黃復同的喉嚨，李搖搖頭接着老張的救國論又來了。「也只有不怕犧牲才能夠保證中國的勝利。」李有些聽得不耐煩，想起剛才的事得和太太商量，就趁個空兒溜出去。

在漫天的火焰中，英勇的國軍，離開了他們曾經血戰三月的上海而西移了。

三個月來李榮甫所整在肚子裏的悶氣，找到了發洩的機會，當然不肯輕輕放過，他大胆的當眾說出了以前所不敢說的話：

「我早就說過了，中國是無論如何打不過人家的，你們不相信，現在怎麼樣硬支撐了三個月，到底還是退了。真是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白白地叫老百姓多吃這末些苦頭。」這末了的一聲嘆氣，一半固然表示他替受苦的老百姓傷心；而另一半呢，在自己却帶有慶幸的味兒，他想至少以後上海是太平了，又可以打起精神替行裏做點事，發展發展業務，接下去當然又是加薪，晉級的美妙幻夢，一步步地實現。

他說過了這段話之後，傲視羣倫的把眼光向四週掃了一掃，沒有反響，「哼！現在你們可沒有話說了。」輕鬆的跨出辦公室，回到行員宿舍裏去了。

剛走到房門口，一看裏面行李舖蓋堆滿了一地；黃復同正在整理他的箱子，張希剛在旁邊幫他收拾網籃。李榮甫給這種要出門的樣子嚇了一跳，他以為黃復同是被調到外埠的分支行去了，——這定不是笑話，經理會看中他，反而漏掉了我，——他急於想明瞭事件的真象，也顧不得一向不和他們說話的慣例，客氣而又酸溜溜地問道：

「老黃，幾時榮行啊？這次調到外埠去一定是高升了，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彼此都是老同事，太見外了。哈哈調到什麼地方呀？」

對於這突如其來一連串的問題，黃復同有點感到莫明其妙：「誰告訴你我被行裏調到外埠去？我這是要離開上海，行裏的職務已經辭去了。」

「哦」李榮甫這才似一塊石頭落了地，剛才緊張的心情，立刻鬆弛下來。於是馬上恢復他的尊嚴，也不再問黃復同到什麼地方去，皺着眉頭跨過地上亂七八糟的行李，舒服地在床前靠背椅子上一坐，心裏念着：

——這些人簡直在作死，好好事情不做，辭了職到內地去，還不是餓死完結。

一球球的黑烟夾着偶爾穿了上來的鮮紅的火舌，匯成了一整

心來看書了。恨恨地把書一合，站了起來，下意識地罵道：『他媽的，』在房裏踱了幾個圈子剛坐下預備重新翻開書，老錢又大聲喝了起來：『提來；此馬來頭大。』他絕望地把書一丟：『算了，我不唸了，你唱罷！』這時候他渴望有個人進來談談，也好讓他出出悶氣，偏偏同房間的兩個人一個也沒有回來：『這些人哪！這麼晚了，還儘在外面跑，我要是經理，一定把他們開除。』這末一想他才好像氣平了一點。

房門呀的一聲開了，老丁穿了一身整新畢挺的西裝走了進來，一看只有李榮甫一個人在房裏，很覺得詫異。

『咦，老潘呢？已經出去了嗎？豈有此理。跟他約好了今天晚上一塊兒上 Chess 去的，這傢伙他到一個人先溜了。老李，他走了多久了？』

這種不客氣的問話，李榮甫有點懶於回答：

『不知道。這真真豈有此理！』

在堆滿了換下來的襯衫短褲襪子的潘逸鶴的床上，被老丁發現了一本書，他用敏捷的手法，拿了起來，便立刻被書名吸引住了。

『哦，「拖車日記」，到要看看。』

對於老丁這般輕浮的樣子，李榮甫實在看不入眼！

『老丁，不是我說你，年紀輕輕不要一天到晚鑽在這上面。就是要看書，也得找幾本於自己有益的才對呀。』

老丁不在乎的把書一放。

『我不過隨便說說罷了。照你說，什麼書是有益的呢？』

走近了李榮甫的小桌子，順手把他剛才看的書拿來，隨口問道：

『這是你看的書嗎？什麼？日語一月通，哈哈老兄在讀日文哪，好極好極，前程無量！』『維新政府』一定要請你去當地方銀

行行長了，哈哈……』

李榮甫被他揶揄得臉上像喝醉了酒似的紅了起來，但是他竭力的扳着臉，沉住氣：

『你這是什麼話，我讀了日文不過是爲了將來行裏業務上，也許需要這麼一種人才，現在先練習練習。你怎麼胡謔了一大篇，說話太不知輕重了。』

『好了，算我錯，我走了，你儘管理頭練習練習你的日文吧。』

轉過身一溜烟似的跑出了房門，遺留下來的一陣觸鼻的香氣。

『見鬼，儘是些混蛋！』

李榮甫望着老丁的後影，憤憤地把桌子一拍。也許因爲這一下力氣用得過猛，把對過張希剛桌子上的墨水瓶都震翻了，散散着的幾本書，都弄上了一灘灘的墨水。

『糟糕！』

他連忙拿起一塊抹布，一陣亂揩，結果反而使更多的書貼上了墨水漬。

『算了，等他回來，道個歉也就完了。』

他拿起一本書來看，原來是什麼難民補習教育大綱，李榮甫鄙夷的撇了撇嘴，心裏罵道：

『幹這個東西，真是吃飽飯沒事做。』

再拿起一本却是『國防經濟講話』，李對於『國防』兩個字向來是一看見就頭痛的，連忙放下。他覺得張希剛所有的書，沒有一本是對自己有益處的，這時他發現還有一本洋抄簿因爲剛才抹桌子時候不留心給跌落在地板上，就揀了起來，幾個紅色墨水筆寫的字，赫然顯露在面前：

『孤島職業青年怎樣團結起來跟敵人搏鬥！』

(待續)



三寶嫂

趙吟川

夜，靜悄悄的展開了。無邊際的黑暗，網罩着淪陷處的大地。馬家村，這離開繁盛的A鎮半里之遙的小村落，坐落在四面是豐盛的田野中。馬家村一共祇有近十戶人家，都是殷實的土著農民，向來依靠種田賣菜過活。平日的的生活雖不能說富裕，但也相當的過得過去。現在雖然淪陷在敵人的手下，生活不及從前，馬家村的人民依然過着他們過去一般的生活，咬緊牙齒艱苦的爲生活而奮鬥掙扎！這小村落也像過去一般，今晚浸在黑漆的霧圍中，沉漠包圍着，全村的人民早已都進入了夢鄉！

突然村犬『狂狂』的吠了一陣。寧靜的黑夜，這聲音分外響亮。三寶嫂便從夢中驚醒轉來。她一骨碌從床上爬起，輕手輕脚的蹣跚到木格窗前，把關上的木板推開了一條縫，張着一隻左眼，把右眼閉上了，極力的緊張着神經外望，想發見一點點秘密！

正是陰歷的初三四，月芽也不見。夜風打從高頭吹着唿哨飛馳，把剛在轉發生機的樹樞枝儘情地刮着。大地是一片靜寞，原野漆黑。三寶嫂的心跳着，在黑暗中，她眼前閃出憧憧鬼魅的黑影。那龐大的，怪狀的，可怕的現狀，三寶嫂的整個身子『索索』冷顫着，上齒同下齒『格格』的交戰。

她鎮定了一下理智，趕緊爬回床上尙留有溫暖的被窩。

『狂狂』，又是一陣狗吠。彷彿有重濁的皮鞋踏着泥土聲，無數黑色的可怕的鬼子迷息着行近這村子，重的槍柄快撞着大門

了……三寶嫂的心突突的跳得更重了，頂撞着胸腔要突破着飛騰出來，呼吸困難得幾乎窒悶過去。

過了一會，門外似乎並沒有舉動，三寶嫂的餘悸也還沒完全消去，但比剛才要平靜得多了。她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黑暗中的帳頂出着神。

三寶嫂現在祇有孤單單的一個人。丈夫三寶五年前因積勞成疾死去了。遺下十畝田，一間瓦屋，一個三歲的孩子。三寶嫂在親自下田插秧耘莠的勞苦耕作中，風風雨雨，忍飢捱寒，度過了四個寒暑，也把她唯一的愛子——馬家的嗣續的脈根漸漸扶育長大。她極力積省用途，每天挑了蔬菜去趕鎮上早市，但她老是餓着肚空担回來，不肯化費一個子買一點東西，即使是一塊糕，來充饑。她要爲她的『寶寶』受一點教育，訂一門親，這她自認是她的責職，是她丈夫遺給她的。四年來她居然也積儲起五十塊錢。

三寶嫂的希望正勃蓬的發展，她常常計算着到某一天可以有五十五塊了，再過一年可以積到八十元了，她的小寶寶也可以送到三官堂土地公公那裏去讀書了。想到這裏，是她心裏最快樂的時候。她摟着她的愛兒，吻着他的頰，親熱的問他：『寶寶！你長大了賺錢，賺大錢，賺的錢都給媽媽嗎？』『姆姆，給媽媽！』於是三寶嫂滿足的笑了。

中國同日本在什麼時候動手打起來，三寶嫂沒有知道；在上海打時，三寶嫂也毫不在乎放在心上。她相信這同她丈夫在世時那年的打仗一樣，最多一個月便會停的。可是風聲一天天緊起來，而形勢也一天天變得不利，馬家村上比較名望最好的馬三公公的媳婦女兒首先避到五里外的金巷鎮母舅家去。謠言一天天熾烈，保衛團每夜出防。

三寶嫂放不下她圍在屋子裏的穀，豬圈裏的豬，也捨不得離開她的家，其實她也沒有好親戚，除了一個父親，但她的父親比

她更苦。在一個刮着風的中午，驚人的消息突然像一把野火樣傳來，東洋兵已開到A鎮，即刻就要到這裏來搜邏。平日那些東洋兵的暴行：殺，搶劫，強姦，早已大家聽熟。這時整個馬家村的人，尤其三寶嫂心頭更是急昏了，什麼也來不及帶，隨着逃亡的人潮，攜着她獨一的愛子拚命的奔。她逃到只剩一個子已年六十歲的老父那裏，那是在馬家村東南六里的一所破茅屋內。

五個月後三寶嫂回家了一次，室內的東西已凌亂不堪，並且缺了不少；最使她痛心的，那放在最陰僻的牆角邊用一口大櫥遮蔽了的一只錫管也不見了，裏面是三寶嫂幾年來『心』『血』『肉』的結晶。

這使得她幾乎痛不欲生！在鄰人懇切的勸慰下，爲撫育馬家的後嗣，終算打斷了三寶嫂短見的念頭。

接着老父的病歿，於是三寶嫂也祇有回到馬家村來。

這時A鎮上的維持會早已成立，僞警也耀武揚威的站崗，皇然的勸民回『皇道樂土(?)』的佈告也轉成灰黃。大半的居民也都回轉老家去了。

馬家村的近十戶人家，除了二家望族外，差不多全回去了。在大家說：『現在是無關大局了』底下，(實際上挺守在外邊也守不牢了)三寶嫂終於也回了馬家村。

平平安安的過了三個月，三寶嫂在更艱苦更辛勞的工作底下預備重振起她昔日的希望。

一個黃昏的晚上，大家吃罷了晚飯熄燈睡覺。突然村犬『狂狂』的大吠，不一時一家家的大門被粗暴的打開了，一個個猙獰的鬼臉在黑暗中出現，卑辱的低劣的語言揚着下流的笑，一家家的姑娘被姦污，臨走帶去了公鷄母鷄三十隻，豬三只，牛一頭，捉去了四個壯丁，說是游擊隊。

在暴力的壓制下，馬家村的人們受了一次從來沒有的恥辱，年壯的不稍說早已忿怒了，年老的人也赤紅了眼暴跳，女人家都在咒罵痛哭。三寶嫂心酸酸的想着她的丈夫，五年來的守寡，他

顛巍巍的想舉起刀來自殺，然而，一望到她的唯一的寶寶——馬家唯一的後嗣，她終於又有勇氣生存下去了。

一星期過去了，三寶嫂的心田沒有平靜過，每晚聽見狗吠，她便驚惶失措的爬起身來去竊看動靜！

又一星期後的一天，馬家村遭了第二次洗劫，據說藏匿游擊隊，臨走被放上一把火，於是整個的小村落全部化作瓦礫灰堆。三寶嫂的愛子也被焚死在內。

三寶嫂的神經失常了，她於毀家傷子的悲慟中暈厥過去！

在她清醒過來的時候，她是躺在一間小茅屋內，一個同村的受過中等教育被稱爲馬子姑娘的，第一次馬家村遭劫後不知去縱的自族人坐在她的旁邊。馬子姑娘笑着俯下頭來，輕輕地說：

『三寶嫂！清醒了嗎？』

三寶嫂無力的雙目失神的點一點頭。口中呼出一口長氣：『唉——！』

『三寶嫂！』馬子姑娘重又開口了，說話的聲音似乎帶嚴肅一點，『幹麼單單歎氣？』

說到這裏突然停下了，像等着對方的回答，但終於馬子姑娘又用激昂的聲調說下去了：『三寶嫂，再不要空歎氣吧！歎氣有什麼用？鬼子搶去了我們的東西，殺死了我們的父老兄弟諸姊妹，也姦污了我們，現在又燒去了我們的屋子！這，這我們還能容忍嗎？他要我們死，我們也要他死！我們也要他死……』

馬子姑娘的話激動了三寶嫂，她眼瞪瞪的看着她，出神的聽她講：

『三寶嫂！你以爲我們沒有力量的嗎？哼！我們祇要有一把刀也可與鬼子拚死！過去，我們是太懦弱了，一味只知道順服，聽鬼子擺佈！可是，可是現在，我們拚了這條命，要爲許多死了的人報仇！我們不能白白的死去，我們女子也有力量，三寶嫂，你跟我來！』

三寶嫂從床上奮身坐起，現在她的腦中完全被『復仇』的熱流激盪，她沒有什麼顧慮。

我是首相

易加

——獨幕喜劇——

人：首相

慕娜麗莎

羅斯

侍衛長

時：十九世紀某年某日

是某國的紀念日。

地：某國首都凱旋街的首相官邸

佈景：是一間又莊嚴又華麗的休息室。面對着我們開着三個高大的拱形門窗，而中間的一個尤其闊大，因為那外面突出着一個露台。左右兩邊壁上各開一扇門，如果把這一扇門算做通進內室的，那對面的門就定為通到外面去的了。室內是十九世紀的歇椅和各種裝飾，隨我們所知道的去辦好了；不過爲了必要，我們要注意兩件事：一是我們要把一張大的靠椅定做相爺老愛歇着屁股的椅子，而且要稍稍擺向台前一邊點兒，這樣好叫首相先生靠上它的時候，看不見他背後有人在玩什麼把戲。第二，懸在長窗裏的窗簾，要越長越厚重的越好，比方竟然有這樣大膽的人，躲向相府的休息室裏來的話，那窗簾裏便是很合適的地方，人一下是注意不到的。

是下午什麼時候。開幕時，休息室裏沒有一個人。一會兒慕娜麗莎小姐從內室裏出來，曳着又長又軟的裙裾。

慕娜麗莎：（後簡稱慕）（看看四周，露台上也尋過，是如她所希望的一個人也沒有，就小聲向她剛從那兒來的門內說話）進來吧。

（一個壯年男子小小心的走進來，顯然他是初次走到這兒。他的名字叫羅斯。）

斯。）

羅：沒有人吧？

慕：有兩個。

羅：在哪兒？他們看見我嗎？

慕：啞啞，（指自己）一個我，（指他）一個你。

羅：（放過心來的微笑）小姐，我心裏正慌的要命，請你別再玩笑我了。

慕：你不是請求我，要我帶你進來看嗎？怎麼來了又膽小起來了。你坐坐吧。

羅：謝謝你！我的心像在秋千上似的，我坐不下。（撫着心）

啊，我請求你，別跳得這麼兇好嗎？就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時候，也沒有這樣慌的利害。

慕：你不是在跟我演戲吧。我看過你在台上扮各種角色，做首相，做將軍，甚至於做皇上，你從不曾慌過手脚，怎麼到了這兒就變成耗子似的？

羅：自然啦，小姐。我是什麼人？真不過是隻耗子罷了。相爺是獅子一樣的人物，我們走近了他有個不心驚胆顫的嗎。

慕：你要真見了我爸怎樣辦？

羅：上帝！我真不敢想，要我真闖見了相爺——就進了相府這一會兒，我已經三魂少了二魂。哦，小姐，不會有人進來吧？

慕：不會的，這兒是我爸首相的休息室，除去侍衛長，誰也不許進來的。

羅：（舒一口氣）呵！

慕：心裏慌好了點兒嗎？

羅：好的多了。總算我羅斯還胆大——這露台外面是哪兒？

慕：凱旋街。

羅：就是相爺常在上面演說，受民衆歡呼的那露台嗎？

慕：是的。

羅：我怕是在做夢了。往常我擠在成千成萬的民衆裏，在這外面凱旋街上，仰着頭，聽相爺的演說，遠遠的祇看見相爺帽子上一支又大又白的羽毛，總覺得相爺是天上的神仙，這露台上裏面定是神仙所在的洞府了。想不到現在我竟到了夢想的地方。

慕：性索讓你知道知道，這一張是我爸爸常在上面休歇的靠椅。

羅：哦！是怎樣的靠椅！

慕：什麼國家大事，總在這張靠椅上解決？

羅：呵，神聖的椅子！

慕：就連我也不坐它的。

羅：（撫着它神往，用手試試它舒軟的程度）

慕：你是想坐坐嗎？

羅：不敢，不敢。

慕：沒有關係，你要坐就坐一下吧。你將來扮演相爺休息的樣子，也許更逼真了。

羅：我感謝你極了！實在正想坐一坐。（坐下）唉，好舒服！相爺是這樣靠着的吧？

慕：不。他喜歡把頭擱在這兒。嚶，是這樣。

羅：手呢？

慕：這隻手擱在這兒，這隻手環着，摸着下巴。

羅：是這樣？

慕：嚶，對。

羅：哦，是這樣的姿勢。

慕：很像。

羅：真的，人們都說我的扮相和相爺一樣。

慕：不然我也不注意看你的戲了。

羅：小姐，我有一個夢想。

慕：希望你的夢想不要太荒唐。

羅：呵，這就叫我不敢說出來了。既然叫做夢想，當然是有點荒唐的。不過你聽了也許會笑起來。

慕：那倒要聽聽。

羅：我想，我倘然穿上了相爺的服裝，人家會不會把我當做真的首相呢？根據我在舞台上的經驗，扮演了那一種腳色，穿上了那一種服飾，我彷彿自己真變了那樣的人似的。呵，如果我真有一次穿上了相爺的服裝，那時我的靈魂該忽然偉大起來吧？我的態度定然會莊嚴起來吧？那時我將做出怎樣的舉動來啊（搓搓手）真是猜想不到。——太可笑了吧，小姐？

慕：我說你是太可憐！

羅：是麼？

慕： 你不過樣子有點兒像罷了，那兒就夠得上我爸爸的學問，你有那樣的本事嗎？你有福氣嗎？

羅： 當然，當然。

慕： 當然？你說你有？

羅： 那兒，小姐，我說我當然沒有。

慕： 對啦！別說是首相，一個國家的領袖，就是那些普通的貴族，也都是上帝給他們的福分兒。

(露台外凱旋街上漸起了民衆的轟聲)

羅： (從靠椅裏驚起，走近長窗外望) 哦！天啊！

慕： 什麼事？

羅： 來了這麼多的民衆！

慕： (也走向長窗) 哦，他們是等我爸爸回來的。

羅： 相爺就要回府嗎？

慕： 今天是國家的紀念日，我爸一早就到宮裏去朝賀皇上，還陪皇上閱兵；這時候該回來了。

羅： 首相回來就到這兒來嗎？

慕： 每次回來總在這兒休息，他總叫我替他摘下帽兒，脫去外衣，再卸下護胸。你看過我爸的衣服吧？威武極了！帽子上一支白的羽毛！那樣的護胸襯在裏面，把胸門挺的又高又圓的像一匹鵝！還有那支佩劍！那劍柄上的珍珠寶石你猜有多少？

羅： 小姐，我想還是請你猜猜我能不能吃着今兒的晚飯。

慕： 什麼意思？忽然厭世了嗎？

羅： 這世界我還沒有過厭，倒是相爺就要回府，小姐又不領我出去，要是給相爺闖見了，我就是沒有厭世，也只好嘆氣兒了。

慕： 哦，真是，我還沒有想着。(露台外衆民轟聲高起來) 你聽吧，

這時候相府四圍都是人，而且我知道，每個門裏門外都有衛兵把守着，你打那兒走呢？讓我想想看，——你暫且到(指通內室的門)那裏面躲一躲吧。

(可是通外處去的門外，有人在吆喝呼喊，武器的聲音到處碰着響，並且有一個魯莽的足音走近門邊了。)

慕： 不，來不及了！侍衛長來了，這個粗東西！(四顧)怎麼辦？(趨向窗角) 哦，你就在這裏面躲一躲吧，快點！

(羅斯躲向窗角，貼緊着，摹把窗帘一起遮住他的身體。侍衛長進來了，她一個旋身撫在窗帘前面，看着侍衛長，好像他要走近來，她就會撲向前來的樣子。)

侍： (大喉嚨) 小姐，侍衛長向你請安！

慕： 你好。(看着侍衛長用他的長佩刀兵兵兵的四處敲着) 你做什麼？

侍： 搜查搜查！

慕： 出了什麼事？

侍： 那還了得！

慕： 你見了鬼了，連相爺的休息室也搜查起來了！

侍： 不敢，小姐。這是我侍衛長的職務。

慕： 我爸爸就回來嗎？

侍： 相爺快到府門了。哈哈，死不盡的這些沒腦袋的傢伙，你們來碰一碰相爺的汗毛兒，想想！是找死的就來吧，看我侍衛長的(向窗帘虛刺一下) 刀！這兒有人嗎？

慕： (驚叫) 啊！(但立即轉怒) 你胡說！

侍： 要有個沒腦袋的藏在這裏面，就算倒了他一世的楣！我這麼刺了他，他還不知道誰叫他見了閻王！哈哈！

慕： 侍衛長！(莊嚴) 你的刀子就是在我們女子面前顯威風的嗎？好一個堂堂男子！

侍： (收刀) 小姐，恕我失禮！(聽見門外的步履聲) 相爺來了。

(走到門邊挺直的立着，忽然敬禮)

(首相上，侍衛長等相爺走過了他的身前，才恢復了挺直的姿勢，下。)

慕： 爸！(趨前，吻首相的前額)

相： 慕娜麗莎。(也吻她的前額)你在這兒等我的嗎？

慕： 是。

相： 你怎麼啦？你的臉這樣白。

慕： 沒有什麼。(停)侍衛長在這兒使刀子。

相： 你嚇了吧？別理他，那是個大傻瓜！(低頭)來呀，替我摘

了它(慕替他摘、帽子)外衣。(慕又替他脫下外衣。首相用手指敲敲胸口，

發出鏘鏘地金屬殼子的響聲)。這東西悶死我！(慕又替他敲敲胸口，

下來，一起擱在後面的長椅上)你的手發抖，生病啦？

慕： 沒有。(摩摩自己的額)唔，也許有一點兒。

相： 叫醫官看看吧。快到裏面去休息休息。

慕： 爸，你讓我在這兒。我沒有病，我沒有病。

相： 那才好。我累了半天，真要休息休息。(坐向前面靠椅，那一

付姿勢剛才羅斯已經演過了。)

慕： (看着藏了人的所在，一點兒動靜都沒有。她走向首相的椅旁)爸，你知

道嗎？羅斯……

相： (別有所思)我怎麼會不知道。

慕： 你見過，還是誰告訴你？

相： 自然他們報告我。嘿哈，來得正好！

慕： 來得正好？你要他來嗎？

相： 他跟我玩把戲，我也做點兒他看看，看誰的精彩。

慕： 爸，不是把戲，他是演戲的。

相： 反正是一樣，碰着我，看他怎樣下台。

慕： 爸，你不會害他吧？

相： 也許，祇要他下台就得。

慕： (吻他的手)謝謝你，爸，我不願意一個人死在我手上。

相： 什麼？跟你有什麼關係？

慕： 爸，你饒恕我，也饒恕他吧！我是領他來的。

(羅斯不知什麼時候從窗簾中出來了，偷偷的着上首相的衣帽，但他們不知道

。)

相： (不解，看着她半響)可憐的慕娜麗莎！(試試她額上的熱溫)你「是」

生病了。——嘿哈，啊哈哈！你說什麼？是你叫他來的？

哈哈，他正在他總統府裏忙什麼公民投票哩，他會飛到這

兒來？可憐的孩子，你發燒得很利害！

慕： (被他笑糊塗起來)爸，你說他是誰？

相： 自然是瓦爾瓦西。

慕： 瓦爾瓦西？佛祿爾聯邦的總統嗎？

相： 噫。

慕： (自語地)好險！他不知道。

相： 他也該知道一點兒。我趁今天紀念日宣佈了全國大會操，

我要動員兩百萬人，把重兵壓在佛祿爾聯邦的邊境上，看他

瓦爾瓦西有幾個腦袋，還來什麼公民投票！

慕： 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相： 你怕打仗嗎？孩子，別怕，沒有的事，我不過嚇唬嚇唬他

們罷了。到了那時候自然有人出來商量，來幾下討多還少，

我一粒彈子也不消耗，地盤就到手了，哈哈！哈哈！

(外面民衆又喧囂起來。)就這些該死的民衆，國家不弄出點外交

事件來刺激刺激他們的腦子，他們就要不安分了。

慕： (怒然回頭見羅斯着好首相的全副披掛)天！你做什麼！？

相： 做什麼叫天？爲了國家神聖的利益。(看了慕的樣子，知道出了

花樣，一下子跳起來，突然看見羅斯)你是誰！

羅： 抱歉得很，首相先生。人叫我羅斯。現在穿了相服，不便

對你敬禮。

慕： 羅斯，你瘋了嗎？

相： 你認識他？他是幹什麼的？

慕： (趨前半跪半抱地) 爸，饒恕我，也饒恕他吧！是我領他來的。

相： 你剛才就是說的他嗎？他是什麼？演戲的？

慕： 是的，他是戲子，很像你。

相： 不行！這兒他可以進來嗎？你有沒有稱稱你骨頭多少重，

你穿我首相的衣服！給我脫下來！

慕： 羅斯，快脫了吧！

羅： (看看自身) 倒挺合適的——我是真的穿了它了，也有這樣的

時候。

慕： 羅斯！

羅： (舉首相進來時的樣子，低頭向慕) 來呀，替我摘了它！(忽然抬起頭

來) 不成！脫了它們不打緊，小姐，請你保險我的腦袋瓜兒。

相： 算定你的腦袋瓜兒也該搬家了！侍衛長！侍衛長！

侍： (應聲上，但對羅斯敬禮) 就是不呼喚我也要進來。相爺，下面

民衆請首相臨一臨露台，他們不肯散。

羅： 是的是的，我是首相。你說什麼？

侍： 民衆請相爺登一登露台。

羅： 是請求我？哦，當然他們擁護我首相。(轉身，看着露台，就大

踏步走上去。下面民衆的歡呼聲大起，久久不歇)

相： 這還了得！——侍衛長！

侍： 誰叫我？

相： 你要造反嗎？

侍： 請問閣下是誰？

相： 你不認識我？

侍： 既然能走進相府，想來閣下也許是一位大人。

侍： 就算閣下是一位大人，請在相府裏還是少放肆的爲妙，我侍衛長的刀子是不大有眼睛的！(揚一下佩刀，下。)

相： 糊塗東西！

慕： 爸，不要緊，我還認識你是真的首相。

(民衆歡呼，我們看見羅斯的背像，是在露台上演說的姿態)

相： 讓我抓他下來！

慕： 爸，不能夠！民衆這時候一定也不認識你了。

相： 就容他這麼放肆嗎？

慕： 但願他是演一會兒戲就下場。

相： 我彷彿一百年前就想宰了他似的——畜牲，你下不下台！

(民衆作了最後的熱烈的歡呼，羅斯揮手，由露台進)

相： 你也有下台的時候！

羅： 是說你自己？若是我，正確的說，倒是剛上台。

慕： 羅斯，你演戲也可以夠了！

相： 活該！他是牛油吃厭了，你要嘗嘗我大砲的味道嗎？

羅： 你是整天吞着大砲的吧？

相： (咆哮) 豈有此理！太放肆！

羅： (咆哮) 豈有此理！太放肆！

侍： (聞聲上，對相) 我早就叫你在這兒少放肆，果不其然，哈哈

哈！(對羅) 相爺，要請他滾開嗎？

羅： 你不認識他嗎？

侍： 彷彿在那兒見過。

相： 瞎了眼的東西！

侍： 還在這兒放肆！相爺，這傢伙你容得我容不得！(拖着相爺

就走) 走！

慕： (追向前) 侍衛長，侍衛長！你弄錯了！

相： (在侍衛長手裏掙扎，但終竟被拉到門邊) 喂，喂，我是首相！我是首相！

幕急落

象 徵

L. K.



像愛神的翅翼飄飛，蔚藍的高空，蔚藍的希望。

愛神自遠方來，帶着靈魂，帶着幸福；如開始人間的撫恤，靈魂從翅翼上飄下來，幸福從翅翼上飄下來。

大地上，人們仰起頭展望。

於是，銀灰色的翅翼擴展了，覆在大地上，吻着暖臉，吻着睫毛，吻着紅唇，吻着摯愛的胸膛……

理想者的心沉思，憧憬者的心雀躍了

！美的人類，美的世界！

像愛神的翅翼飄飛，絢麗的希望一片！然而，這祇是象徵。

像汪洋的微波，金黃色的夕陽，金黃色的希望。

漪漣的微波，從叢山裏來，從溪流裏來；溫風吹向東方，微微地，微微地；帶着平和，帶着豁朗，不斷的溪流送向人間，不停的微波送向人間，人類就見大海的底！

海面上，人們俯着頭祝禱。

於是，漪漣的微波激盪着人們幸福底心，像湖藍的緞面鋪在柔軟的大地，仲夏的仙女飄舞，拂着秀髮，拂着絲衣，拂開輕鬆的心腔，拂起盪漾的靈魂……

悲觀者的活躍，夢幻者的心可張開了！和平的人類，和平的世界！

像汪洋的微波，漪漣的希望一片，然而，這只是象徵。

像崇高的峻嶺插雲！宏偉的自然，宏偉的希望。

太陽從高空裏照下來，透過崖壁，透過山層，透過石塊，透過瀑流，大地在峻嶺間溫暖起來。

山石從大地上堆起來，堆過花草，堆過森林，堆成危崖，堆成高峯，高峯在峻嶺間莊嚴深遠。

奇屹的頑石鑲成峯崖，山麓間的建築點綴着大地，尖峯的朝雲散開來，散開來；美麗的變幻像千百個畫景，圈圈的薄霧蓋在山壁，蓋在叢林；滋長了植物，也滋長了枯寂的心靈。

朝雲從高空上散下來，尖峯在高空裏顯出壯偉，人們的希望往尖峯上爬。

然而，山麓下滋長着荆棘，山腰間出沒着毒蛇，崖壁中滿佈着自然的石刺。

探險的跌下來，嘗試的攆下來，衝鋒的摔下來；是自然的力！上面有高空有尖峯，也是自然的力！

希望在尖峯上照耀，理想在高空裏閃爍！是人們的精神與勇氣！爬上去，爬上去！跌下的爬上去，攆下來的奔上去，摔下來的殺上去！

希望在激勵，在行進，峻嶺的訓練才有那尖峯的插雲，懸崖還掛在海的上面。

然而，這也不過是象徵。

血，肉，凝成希望。在前面招引。

愛神的翅翼要折斷，汪洋的微波有浪濤；蔚藍的景色會湮滅，金黃色的夕陽會落山；可是，人們的希望飄揚在山之尖峯。

柔愛的熱吻碰在冰冷的大地，水蒸氣在地層裏凝結；漪漣的微波迎合在一起，巨浪在時代的核心出現！還有，人們的希望飄揚在山之尖峯！

然而，象徵終於是象徵。

年青的一代踏上去，古老的家國躍上去，時代是真正的象徵：新生：血，肉，凝成希望！在前面招引。

文藝通訊

流亡綫上 剛尼

窗外，落葉的枝頭，草房的屋脊，光禿禿的河岸，連綿不絕的退向後面去。整個的世界，都似在旋轉。水是污濁的，間或碰着一流碧波，但可並不澄清。夕陽在水平線上，隨着水波浮沉，水和天是紅豔豔的，像一幅充滿豐富濃厚色彩的圖畫，還放出美麗的強烈的光輝。可是，我不想看這些，我只躺在舖上，凝視着天花板，是更覺寂寞，又兼感到一種哀思，空虛，想着家，想着多難的祖國。

我的家在淮河上，依着津浦大鐵路。這是我們離了家不久開始掙扎在流亡綫上，乘着小汽輪，順着淮河上阜陽去的途中。

船到正陽關，聽說前面有軍隊抓船運鹽，船老大就不肯再前開了，我們真又氣又憤，幾次和公司交涉，但終不得結果，沒有法子，只好上岸由公路去阜陽了。

早晨，我們將行李搬上岸，天陰沉着，怕要下雪，更不敢再勾留，只在河岸上填實了肚子，就在大風怒號中，濃霧瀰漫裏，乘着小木划。許多船上都鳴鑼燒香，叩頭，大聲的吶喊，我們也在波濤裏一起一落安然的渡過淮河！——從此我就不再看見這熟悉親切的水流了——我曾隨便投下一條樹枝，希望牠能順着水流流到我家的門前！——別了！別了！等到趕去惡魔的一天，踢出了！這強盜的時候，我再來親您！我在我的心底默祝着，是有無限的依戀惜別之情！

大地被乳白色的濃霧籠罩着，冷風似發狂般的捲着砂灰，在廣漠的原野上，奔馳，咆哮，田地龜裂，小草已枯焦了，電線噓噓的淒厲的尖叫，宇宙是充滿壓榨，征服，宰割者的兇焰，恐怖，的氣燄。就這樣我們又踏上了征程，悠長的流亡綫，似是無限的

漫長。孩子們裹在棉被裏，嘶聲的哭嚎，女人們悲嘆地憤恨地咒着敵人，同時亦細聲祝告着神靈。我給層灰土蒙着，連牙齒舌尖觸着的也是泥沙。霧漸漸散了，天低的要蹋下來，空氣是這樣乾燥。我們倒在車墊裏，混身感到麻木，酸疼，陡的，觸動了我的鄉思，陷下去的家園啊？那是一個正在繁榮着的小鎮，而今已變成了漆黑的一團，彌漫了人間所有的罪惡，同時我也沒忘記它的光明面，因為那兒有我的朋友，無數的同胞，在那裏佈置了抗戰的陣地，時時在準備奪回家鄉！這時雖然煩燥，淒涼，憤怒，緊裹着我的心，但我有希望，我確信，眼前的苦難，是未來光明偉大幸福的序幕，我只催促車夫少呷幾口茶，少抽幾隻煙捲，快些趕完了我們的路程！

晚上，我們在一家飯店過夜，那飯店是泥土和茅草構成的一間『房子』，裏面佈滿了珠網和塵埃，有供人吃飯的鍋灶，也有一頭驢子和石槽(註)的設備！那牲

▲註，喂牲畜拌食的用具▼

畜不時的使人難堪的排着糞，或沉悶的長嘶着，……我們就在這裏啃幾口堅硬的麵餅，呷碗赤棕色的高粱麵條！我們是做夢也沒想到吃這樣的飯，但我肚子饑餓的難忍，也管不了這些，快快塞滿了肚子，就鑽在稻草裏睡着了。地上怪潮濕的。不一刻我又爲聲聲驢嘶驚醒，整個的地舖，完全爲跳蚤所羈佔，我被它們攻擊的手忙脚亂，遍體鱗傷，我實在不能忍受了，只好無可奈何的直起了我疲倦的身子，離開了這充溢着臭味只能出氣，而不能吸氣的屋子，到外面去換一口鮮潔的空氣。

大地沉默着，月亮的光是朦朧的，幽黯的，我感到很舒適，剛才的疲乏，鬱悶，都被洗滌儘淨了。我在田野中徘徊，徘徊，夜漸漸深了。寒氣逆襲着我，使我不停的打着寒顫。這一天一夜，我可着實嚐到流亡之苦。

今天，我們卻終於趕到了阜陽。經過嚴密的檢查，我們方得進城。

這是皖北偏西的地方，城的範圍相當廣大，也夠得上稱繁榮，但這繁榮還是最近的事實，因爲這裏本來是個交通阻塞的地方，而抗戰一開始，不久，這裏就很迅速的完成了公路的建設，而成了皖北公路網的中心點。這裏人力的偉大，是不容輕視的，更因爲戰區日見擴大。無家可歸的

人們，許多都流落到這兒來，所以這兒就漸漸繁榮起來了，這裏有專員公署，而且八路軍的辦事處也才撤退不久。

這裏的人民，有忠實，善良，堅決，倔強的特性。他們已從舊生活中直立起來了，而且已在一天天的進步，追逐着時代。

天還沒亮，黑暗和光明正在交替的黎明之前，我往往還在溫暖的舒適的睡夢裏，全城的軍隊，青年，及一般人民，已集合在操場做早操了，他們沉重的堅定的整齊的步伐，雄壯的熱烈的軍歌，像要爆烈的口號聲，已震動了沉睡的大地，震醒了我的心。窗外並不見一絲亮影，但我已不忍不起身了，是的，他們是要以他們的吼聲，來喚醒這古老的城市，迎接光明！

當你到街上走動時，隨處可以碰見戎裝的男女青年，在街頭弄口作救亡的宣傳工作。尤其是女同志們，她們有同男同志一樣健壯結實的軀體，和一顆熱烈緊張爭取光明的。在她們的隊伍裏，面龐都是黑黝黝的，絕對找不出一個塗脂抹粉，短短的頭髮，壓在軍帽裏……她們有的向羣衆在激昂地演說，或細心地在牆上描畫着大幅的壁畫，或寫着鍋蓋大的標語，以及演劇，教孩子們唱歌……她們是整天的活躍在羣衆間，教育羣衆，組織羣衆，羣衆

也和她們熱烈地討論着各項問題。

於是羣衆們都已能認識抗戰的意義，知道戰敗敵人的方法，懂得許多『新的』從未聽說的名詞：如『游擊』『消耗戰』『民族』……等而且也漸漸了解自己，明白抗戰的責任，並不完全是政府在政府，主要的還是民衆他們自己。

抗戰的烽火，解放的怒濤，已在他們每個人的腦中燃燒，澎湃。當然，迷信已成他們過去的恥辱，定命論的什麼『逢劫』『遭難』的毒液，在這裏已被掃儘，而且婦女們也有許多放開了三寸紅金蓮，這是多麼感人啊！幾千年來的傳統思想，封建的無形鎖枷也終有漸漸擺脫的今天，他們是翻身了，真正的覺醒而活躍着年青了。

這裏沒有過飛機的轟炸，但從外路人的口中，他們已知道轟炸的殘酷，也熟知了令人髮指的敵人的種種暴行，所以當鼓樓上的警鐘『嗶……嗶……』的響起時，這裏十分呈現着惶急混亂的景象的，警報過了，他們常說：

『我們要死到鬼子的陣前，我們不願被他們輕易的炸死，至少，我們也要保守家鄉而和鬼子幹一場，……』

可是當我後來離開阜陽不久時，不幸的遭受到大轟炸，毫無抵抗力的承受了七十餘燃燒彈和重磅彈，據說：我們的住所

也被炸成焦土了，其實，全城已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變成灰燼，有七百多個活生生的充滿無限活力的生命，被摧殘了，犧牲了，我雖沒看見這幕大屠殺，但悲憤痛楚已填實了我的胸腔。這七百多個可愛的人民啊！您們是想為保衛家鄉而和侵略者決死的，可是你們終先死在敵人的血手下了！當我想到這些，我的眼前頓時就現出一張張我熟悉了的倔強的堅決的臉子，憤怒的火焰在我心底猛烈地搏擊，我痛恨，我發誓，我要跟敵人拚命到底。

真的，我開始覺得我們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今天會起，居，坐，臥說不定明天我們的赤血就燃在敵人的炸彈片上，可是敵人的轟炸，是只能增加了我們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大的憤怒：

我們在這裏，是作一回喘息吧：住上一個多月的時候，就又打算依照原先的計劃，再踏上旅途，——西去平漢線——到武漢去。或到西安去。

我們爲了等汽車，但汽車終不易有，所以又要耽擱下來，無形的拖延幾天的時間。

終於我們意外的有汽車乘了，那是同程朋友的朋友，×縣第×科的科長，又兼×××三縣的水利委員，這次他從×縣到阜陽來，單身坐一輛車子，這次他要回×

縣去，聽說我們沒有車子，就慨然允我們和他同行，因爲他回×縣也要路經太和的。

到太和城已是晚上了。守城兵尊科長的命令開了城，我們的車子，就浩浩蕩蕩直衝進去。在黝黑中，許多人家都開了門，驚奇的走出來探望。野狗狂吠着。這裏是沒有旅店的，我們就跟科長到一位××主任的家裏住下。我們很受優待，主人特備一桌酒席。我吃着香甜的白飯，回想到那天在途中吃冷饅麵條的滋味。

天明，照烈我們又要繼續趕路的，可是我們不願再乘這部車了，好在我們流亡者到處是家，到處都是流浪，我們又在這兒，住下來，真是想不到的事。

這是個範圍較小的城，也擁有千把戶

人家。這裏的人民，也和阜陽同樣有忠實爽直勇敢的特性。他們是整日只知道克苦耐勞的埋頭工作，他們自己織布，種田，種菜，喂牲畜，榨油，採桑，飼蠶，養蜂，他們不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以自給，自用，如桑，蠶，羊毛，牛皮等原料，還以低價賣給小商人，戰事開始了，他們仍是如此，而且百物昂貴，並不影響這裏，就連火柴，火油，他們都能以火刀火石各種植物油代用，他們惟一的閑空就是黃昏，他們這時就抽抽煙捲，泡壺濃茶，大

家談談天，調劑調劑生活。

他們女的當然還裹着小腳，男孩留一團頭毛，倒也怪有趣，他們是十足的迷信，尤其是戰爭開始了。似是大難臨頭，惟有菩薩，可以支配每人的生命。

他們以爲他們這裏是桃源，街頭貼滿了黃紙，說這是如來，太白……等神仙說的話，說這兒是金星高照，福星之舍身所在，凡是誠心免罪的，只要到城外的老百菓樹焚香，時時參拜，自然免去神的懲罰。

又如一次，不知那一位從河底挖起一塊灰磚，說那是石碑，刻着『天書』用黃布裹着，放在桌上供着，於是又有許多人盲目的去叩頭，燒長錠，口中還念念有詞，——這無疑是悲劇的起首。

一天，我看見一個辭職的縣長回鄉，大街上真是萬頭鑽動，那香案直由縣府門前排到南門口（因爲這裏習俗，凡是縣長回家，皆要出南門的）香煙瀾漫着天空裏，『就是窮苦人手裏，也都拿着破碗鐵罐之類，裏面插着香，我想這等消耗至少是不需要的。

縣長真的出來了，前面有人排開了衆人，爆竹爆炸着，縣長被許多人擁着慢慢的走，後面有兩個兵士，提着口袋，裏面裝了許多銅板，一面走一面撒，——這是

縣長救濟窮人的，——於是，狹窄的街道上，起了騷亂，大家搶呀，搶，互相踐踏，互相謾罵，法警就揮起棍子，亂打亂攪，……我看着這活劇，我不知道怎樣才好，諸如此類的悲劇真太多了，我不知道這痛苦的心的事，將招致怎樣嚴重的後果。

這裏距阜陽近在咫尺，而阜陽是如何的熱烈緊張嚴肅的城市，而這裏相去時代是這樣遠，宛如一個深山的古城，簡直是一座古墓。

——這裏的人民原是可愛的，要不早日加以嚴格的訓練和組織，去教育他們，啓發他們民族的意識，和提高農村文化，怕就是敵人踐踏到他們的自身還不知覺呢！

一九三九、三、二〇、記在上海。

錢木橋的激戰

孫藩

幾株乾枯了的柳樹，橫倒在丈許遼闊的河面上。陣陣的風吹拂着乾癟的葉子，在水面上激漾着一圈圈波漣。河旁疏落的幾間茅房，門戶緊閉得似死般沉寂。完全是劫後淒涼蕭殺的景象！打着唿哨，村前一條橫跨河面破殘了的木橋，三二個人影在橋堍下閃動，視線緊盯着河的遠處。

『噢，鬼子的棺材（註）從西浮來啦，

叫林寶這傢伙去探聽，這麼多的時辰，還不見他半個影子，怎回事……』耀先是個卅來歲的大箇子，他從枯黃的草堆裏跳起來，血紅的臉色暴漲着額前幾根青筋，一隻隻黑黃的粗臂撫摸着腰間佩掛的一支盒鎗，兩隻爛光的眼珠，朝兩邊的河道上急燥的望着說。

『是啊！怕鬼子打橫河裏上祝塘；要是真到這兒來，哼！一定給他個釘子碰……』文維從草堆上翻了個身，手撐着地說：『老關，你怎麼老是不出聲，想什麼心事，你嫂子呢？哈哈……』一陣狂笑。

『別吵，快伏下，你們看河前有影子……』接着老關文維一同向河岸遠處翹望一眼。

『林寶！』耀先竄了起來，揮搖着手臂。

『快快報告去，』林寶從橋上奔迎過來，手拭揮着額上流淌的汗珠，氣喘斷續地說：『鬼子許有千把人，分水陸兩路向咱們這兒來的，河裏頭總共有八艘棺材，快去呀！』

『好！我去報告……』文維邊說邊跑；爬上田岸像流星一般的隱沒在叢林裏了。

三人屹立在木橋邊，臉上浮起了一陣陣的微笑。

黃昏了，河木是一片灰茫茫的液體；

幾個棺材形的黑影子，把水面翻起層碎的波紋！突然黑影迸起兩聲炮響！

『慢點！』耀先按住文維的胳膊！

黑影的輪廓，漸漸的清晰了！

『噠噠噠……噠……噠……』岸邊的機關鎗吐出連續的彈頭，青白的烟似游龍般嬌穿在水面上。

二個……三個……水在翻着花。慘叫，殺喊……鎗炮的怒吼聲，打成交組的一片。

濃烈的烏煙，漫佈着半天，河水混一層血線；但是此刻已經分不清顏色了，只見一條一條的黑線，往河堤上染抹。

『老關，你看我的……』滿臉灰泥的文維，擋緊着機鎗，向哲羣擠了一眼，胸挺了一挺，瞄準河心的動物，發出急驟般地狂吼，『噠噠噠……噠噠噠……』火光在水面上跳起來。

哲羣從草溝裏站了起來，左手握着一顆手榴彈！緊盯着『二八〇』號的指揮艇，用力一扔，接着『豁拉』的一聲巨響，水面浮起了千萬泡沫，敵人像落水的鷄雛似的在浪花裏狂呼着，接着，冒了幾冒，穿入水底去了。

『好！哲羣……你有眼力……』林寶俯在哲羣的背後，手揚了一揚，眼光掃集在河面上。

夜幕從東天漸漸地罩滿了大地，這龐

大的巨聲在宇宙上繼續地浪開。夜霧，流星，火光，在朦朧中跳盪。機關鎗的火舌，在黑暗裏比白晝更靈活似蛇般咆哮。

耀先突然從壕溝中躍上去，丟出二顆手榴彈。……橋塌倒在水裏，激起幾丈高的水花。幾個頑強的敵人，在水花中淹沒了。耀先從堤上滾下來，他頭上披著血，但是他並沒有中止他的戰鬥。

『不要緊，打打！』他英勇的喊着。銀星在青黝的長空裏閃爍着白光，夜風在原野上呼呼地微號，四十幾個青年戰士，驅策，俘虜，擔架着負傷的伙伴在晨曦中凱旋了。

▲註 棺材！即×軍的汽艇

青年大眾

第一卷 第九期

民族解放勝利的前夜	蕭 肅
青年戀愛問題	紀 曉
青年人事問題	章 玲
從「機會率」說起	胡 霍
略論「統一戰綫」的本質	張簡文
婦女界的模範者吳戴儀女士	勤 人
婦女解放與抗戰	林 珊
中國在抗戰中成長起來	在 剛
去訪問出征軍人的家屬	陳樹毅
老閩，國貨的大本營	郭 矩
滿洲訊息	林 珏
文藝	笑蘋等

本埠株林書店總經理

△每冊實價八分▽

讀者·作者·編者

為着表示『綠洲』的屬於大眾，在創刊之初，我們即伸出『最誠懇和最親切的手』來歡迎大眾的意見。現在讀者，作者，編者的設立便是我們這一部的具體表示了，我們希望每個人能慷慨的對我們說出他所要對我們說的一切話。

這裏我們所要聲明的是上期司徒宗君一稿，原題為『成績的表現』我們改為了『犧牲』，更因付印催促，不及徵得司徒先生之同意，後據人轉來司徒先生之意云『該稿係寫一好大喜功的虛偽者，為抗戰而犧牲，是不足惜，相反的他的死却值得慶幸，為抗戰除去一顆贅瘤而已。惟人物個性刻劃或欠明朗，以致有此差誤，但此種人物殊不值後者效法，故請儘量改為『時髦的人物』，如此題不佳，則於原題『犧牲』下加一『？』以表示如此犧牲值得否……』關於這，我們在改動之初，我們曾考慮到這犧牲的無謂，本擬原改為『無謂的犧牲』，但如確斷『無謂』不如單題『犧牲』而予讀者以一判斷餘地，而題外加一引號，以示不決，但結果却疏忽過去。在請司徒先生原諒之外，並望讀者注意。

文藝通訊欄，我們收到不少稿件，但我們希望投稿者注意的是通訊的特點，雖不禁誇大和強調，但必需注意事件的真實性，因為我們收到的稿件之中，不能沒有不使我們懷疑的，一個本埠的作者寫關於遊擊處『突擊』場面，在我們終覺得不及暴露孤島陰暗和光明面及救難等稿件來得親切的。第二，文藝通訊，雖不限定一定要通過如何樣的文藝技巧，但不同於普通的信件是必需注意與這時代的聯繫性，不要太注重個人的憶，感，牢騷之類。

關於這期的文字，我們應得提出的是獨幕喜劇『我是首相』這題材也許比較上不容易極點，但技巧方面是相當純熟的，同時顧着孤島上的上演性，對於『劇本荒』是做到一件切實的工作，『烽火中的幻夢』是五個銀行員的集體創作，以他們實在的經歷寫出在這大時代裏妄思安樂上升，發財畢竟是幻夢。『謎樣的吳小姐』讀了作者的來函，我們相信這人物的真實性，雖與抗戰無關，但正也是這時代一種『人物的面影』，我們也就樂於登載了。

恨與讎 (續)

恨夏

三

『王二癩子的頭並不癩；這是左右的鄰居們贈給他的一個反像的名字。他有烏黑色的頭髮，光亮的眸子，方圓形的臉蛋，和結實的身段；顯然是一個有教養的孩子。雖然，他穿的是一身襤褸而油膩的衣服。』

『王二癩子的家境是相當的窮。說他窮得喝小米粥是不行的，然而，也未瞧見他吃過高明的白米飯。他是像我們中國一般常被白人白眼的，瞧不起的，是用兩隻腳走路的勞苦大眾們一樣的窮；是窮得沒有光了屁股眼子。』

『王二癩子從小就生長在貧民窠內的。爸爸在他一歲的時候，就離開這貧窮的中國了。這時候的生活不是人過的啊！連青菜皮都要四十個錢一斤呢。但是死者死了，活着的人還要努力求活，媽媽給人家縫窮，哥哥拉起了王八車——即黃包車也就是東洋車，家裏三口，茹苦地互相依靠着度日。』

『長着像北方人一樣粗頭大腦的哥哥，照理應當有牛一樣鋼強的性格；然而，天下的事情往往不按規矩的，他却偏偏生了一肚子和藹的脾氣；而且歡喜貪圖小利。如果有一個人拿着兩銅子對他說：

『王大，我刮你一個耳光子，送你兩個銅子，你願意不願意？』

『還未等那人說完，王大就將嘴巴子送過去；因為一個掉兩個是天下最便宜的事體呀！假如，人家房子失了火，人們都去救火了，他却站在遠遠的火星子落不到的地方觀火。同時，他要細細地研究，這火從什麼地方燒起的？怎樣會燒的？是人放的呢？還是走火的？火燒得旺盛起來，他也不能不稱讚幾句，說這火是一個猛火，天意的，沒有法子救的，甚至於還說不應當救纔對呢。幸而火被澆息了，那麼他也會倒過來說話，好像這個火是他救息的。當救火的人們都走光了，他會自言自語地說，這火燒得不行，那有李三的房子燒得好；那房子底下的地皮都燒焦了呢。總之王大是一個改良派的機會主義者，同時，也專門喜歡說現成的話。只要火燒不掉他的頭上一根毛，燒不掉他的房子頂

顛預吟及其他

子久

(一) 顛預吟

飛蛾的撲火的姿態

如搖曳於都市中的霓虹光彩

清晰地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看到了枯枝披上綠芽

於是想到夏之暮的這一幕

說是趨炎附熱的表現

它們一隻，一隻又一隻……

甘心焚身於火焰之下

然而使它們永不悔恨的

我曉得，這是追求光明的壯舉

思想蒙有一層灰衣

也許隨中華民族以俱來的

飛蛾也撲了五千年的火了

更不止五千年的數目犧牲於——

光明仍如飄渺的風

這層灰衣又蒙上了像飛蛾的人

上一根草，人家的火，就是燒得再熱鬧些，他還是固執他的和平和妥協的私見呢……。

「久了，人們看穿了王大的弱點；洞悉他是一個無能爲事的人。於是，不論老小都喜歡欺侮他。譬如：王大剛講好一個好生意，小七子就看紅了眼，他跑上去就揪住王大的頭髮道：

「噲！不許拉！這是我的老主顧。」

「王大看看來勢凶猛，只好睜着眼睛，讓小七子拉走了。俗語說『和氣生財。』然而，王大却和氣賠了本。可以見得古人的話十有九靠不住呢。

「王大也像我們中國無數萬的不識字的窮苦大眾一樣，就連扁擔加一個一字都認不清。他嚐足了不識字的苦，吃盡了不識字的虧，纔知道讀書的需要。他立誓，等著他弟弟長大的時候，情願自己少吃一頓飯，省下幾個錢送他讀書去。爲了他自己受了不識字的苦，他不願意讓旁人也跟著受這種苦。

「數年拉車子的經驗，王大終於讀熟了人間社會處世法。他反悟已往作人方法的錯誤，却又無改革的精神於將來。他覺悟了，他也曾對社會發過許多牢騷；但是，那社會勢力的條件，好像一隻大箱子似的夾住他，不許他動一下。那社會的幾千年不進步底規矩，和那幾千年世襲下來底假道德，假仁義，假慈善，它們狼狽爲奸底結成了一條大鞭子；一條粗長結實的鞭子，像一條碩大無比的吃人的黑蛇，它怒目饑涎的針對住他：

「王大，你這混帳，你拉王八車的算什麼東西？你也配得起享受權利嗎？趕快堵起你的狗嘴！……」

「到底，狗嘴好堵，人嘴就難了；王大把一肚子的牢騷漸漸地灌溉給弟弟。二癩子從小就被哥哥印下了一個人道的基礎，將來，我們不難卜料，他是一個不平社會的鬥士。」

四

「在王二癩子十四歲的那年，附近開辦了一個義務小學。義務小學是專門給窮人們的孩子讀書的；不但不收學費，連書本子也是奉送的。這個消息傳到貧民窠裏大人們的耳朵裏，比養了一個頭生的兒子還歡喜。

「這是的確的事實，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竭力要爬到民衆的頭上。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拚命的提高文化，造出許多空洞的，不著邊際的，搔不着痛癢的，摸不着腳根的，稀有的，難懂的，簡單的，深奧的，只有自己懂的字眼。使得一般的民衆

他們却在趨炎附熱以外
另築起我求光明的高牆
但也一隻，一隻又一隻
焚身於火焰之下

他們也不悔恨

我曉得，這是光明的蠱惑

像一陣風吹迷了他們

他們在魔窟裏『創造天地』

而這天地許是他們『光明』的墓地吧！

(二) 春風

春風把大地吹醒了

像一個畫家裝飾一幅圖似的

頹唐在冬之威脅迫下

大地醒了，再穿上

華麗的大氅，一腔的生氣！

華麗的大氅，一腔的生氣，

大地醒了

被摧殘了的生物的新芽

又生張在一度春風裏

何況春風永扣住我們的心環！

不得其門而懂，不得其門而入，不得經濟的力量去學。於是，原始大眾的文化變成了操持在幾個人手裏的寡頭文化了，再於是三萬萬九千九百多萬人文盲了。然後，他們又將達爾文的「優勝劣敗」的學說，硬插到人類意識的社會裏，說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定律，……：無數的民衆，無數的勞苦的人們，被這樣花花綠綠的字眼，被這濃厚的霧翳蒙住了，一切事物的正面和反面，真理和罪惡，像炒辣糊醬似的，糊得了一團糟，一切都難加以判斷和認識了。這樣，他們的政治上地位保了險，跟着，洋錢就不斷的飛到他們床肚底下的銀箱裏去了。……：政治的磨擦，地位的矛盾，和撈錢不均；初則內訌，繼則火拚，最後就賣國求榮。虧得秦始皇將他們大殺過一次，不然，中國何止亡國兩次，兩百次，兩千次，萬年不得翻身，也說不定。……：還有一類是吝嗇鬼而死要面子的傢伙。他們撈到了洋錢，可日夜睡不着了；不是怕房子失火，就疑心過路的人都是強盜。於是接二連三地在傭人屁股後面叮嚀着：

「將大門關緊！」

「把後門鎖起來！」

「看看樓上下的窗子都關起來沒有！」

……

「這樣，仍不放心；還要親自地查看一次。如若牆上塌了一個洞，或是什麼地方破了一塊，那麼就要費掉很多的時間去研究；研究的對象，是小脚色能不能夠爬得進來。如果研究的結果是可以的，於是，他們就在洞口坐一夜了。總之，洋錢不是被他們用的，却是他們被洋錢用了。換兩句話說，他們是為洋錢而活的，是洋錢的奴隸和附屬品呢。久了，他們認為守洋錢是不行的，就將它存到外國銀行裏去，甚至，不要利息外，還情願願的倒貼一分或八釐。不幸那外個銀行倒閉了，或不負債還債務的義務

了，然而他們也樂意的，因為可以向著自己中國人誇張，說那個外國人和他們做過交易，那個外國銀行欠他們的錢，這是了不得的體面的事情！……

「但是，現在那些木頭腦子似的愚民們，已經看穿了大人先生們的那個，他們認為再愚下去，連袴子都要被他們騙去呢，所以不讀書是不行的。他們都到學校裏去替自己的孩子報名。他們都憧憬着一個希望；一個說不出，叫不出名字的希望。在門口，在街上，在無論何處碰見了，他們笑睜睜的互相慶賀着：

「恭喜你的小五子讀書啦！」

「恭喜你的小二子上學啦！」

……

「有時他們二次或三次碰見了，除了說些家常和兒女讀書的事情外，他們會吐出最坦腹的話：

「哈哈！沒有再比我們這地方更好的地方啊！」

「沒有再比我們這地方更公平的地方啊！」

「……

「這些善良而窮苦的人民，他們得到人家一點的恩惠，就曉得知足和感激。如果，我們的國家和牧我們的人，稍為顧念到他們的生活，——給他們工做和飯吃，——一旦國家有難的時候，他們毀身報國都甘心的，他們決不妥協，決不做秦檜，汪精衛和毛延壽這等狗人！……。可是，現在還來得及。……

「說到貧民窠的大人們，送他們的子女到義務小學裏去讀書。內中，王二癩子也是讀書去的一個。他是讀的一年級。但是很奇怪，這一年級一二百個學生當中，沒有一個學生的名字叫起來好聽的，什麼狗子啦，猴子啦，貓啦，什麼樣名字都有，還有五個孩子都同叫小六子的。……

「親愛的先生啊，請勿以為我是虛構，在我們中國體面的家

庭，體面的都市，和體面的學校裏，人們却聞所未聞過像這樣的名字。但是，在我們中國貧窮的地方，和鄉村裏，是普遍的流行着，像一天吃三頓飯般的不經意。這是政治的不良嗎？還是牧我們的人，只注意到括錢上面去呢？……

「幸虧擔任這一年級的級任先生，是一位有教育經驗的司馬諸葛先王。司馬先生盡了很大的力量，纔把許多的名字改正過來。但他對於王二癩子這四個字，却難住了一番，——他想這孩子到是很古怪的；明明不是癩痢頭，名字上偏說他癩過兩次呢，那有癩過兩次的頭，還生着烏黑的頭髮嗎？這個名字非要改換一下子不行。……把王二癩子改了王二子吧？王二子嗎？聽起來像似王兒子，當然，王二子是一個王家的兒子了，一點也不錯的，不過聲音有一點像王八兒子，所以這就不行了。……那麼改做王二子吧？王二子嗎？很不錯！王二，很像我們中國古聖人說話的味兒。譬如：

「子曰學而時習之，……子曰……」

「其實這第二個子曰，就是等於子二曰，就是說孔子第二次說。子二嗎？味兒很好！聲音又不行了。我們中國的山東老鄉叫起來，聲音好像王子，子什麼呢？子不出來了。又如北平人叫起來，聲音像似忘記帶子兒，一個人的名字叫做忘記帶銅子兒，那還像做什麼樣子呢？司馬先生猶疑不決地想着。但是王二癩子却極力反對改名字，他說：

「名字的好壞和人有什麼關係呢。而且四個字的姓名多得很多呢。您的姓名不是也是四個字嗎？……」

「對呀！」司馬先生很驚慌地說：「你很聰敏呵！你講得很好不錯呵！照理說，名字是代表人的。可是，如果一個人有著很好的名字，然而，他所做，所為的，完全是背反良心的事情，那個很好的名字，實際上，與那個人毫無關係，反而遮蔽了他的惡形

，更幫助他作惡呢。……你確是一個很聰敏，很懂事的好孩子！要曉得一個人和狗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正確的懂得事，狗不能正確的懂得事。假若一個人也不能正確的懂得事，其實他明明長了兩腿，我們也不敢完全斷定他是人。」

「司馬先生允許了不改他的名字。此後義務小學中就出了一個新鮮名字的學生，他叫做王二癩子。」

五

「寒來暑往，轉瞬六年了。母親懷着一顆望子成人的心，日夜地趕做活計，受盡了窮苦生活的鞭笞，爲着要使自己的孩子，飽食，暖衣，讀書，做人。哥哥拉了一輛王八車，終日疲倦地奔跑，他犧牲自己的幸福，把血汗淋漓的錢，去栽培弟弟。他究竟爲了什麼？他無任何的奢侈之念，他只有一個苦心和熱情，展望着他弟弟的將來，不再遭受到像他哥哥過的那種不是人類的生計。」

「是的，王二癩子沒有辜負了人們的期望，他立志起來要作一個社會上的有用的人。六年如一日，他一往地勤學。他知道自己不能和有錢的學生相比，因爲他們可以讀到三十歲或五十歲呢，……」

「大考快到了，平時許多研究的學生，不知怎麼的，在街上一個也找不到了。大考完了，大街小巷裏也走滿了他們的人影子。一個禮拜後，他們也都把學問還給先生了。但是，王二癩子，他一本着自我教育的精神，自己教訓自己，他沒有白過了這六年。……」

「我敬愛的李先生，」鄭芝輕輕地將身子倚靠在牀桿上：「現在順便讓我暴露我自己的不道德的行爲：我不是會跟你說過，我是X中學畢業的嗎？其實，我連X中學的大門還沒有進過呢。這

也難怪，我記得那時候，——是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你在第三句話上就問我：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我想跟你說：我是從義務小學，和『社會大學』畢業出來的吧？可是，當我注意到你穿的一身漂亮的西裝，和你滿口的『蜜死他，』……『疙瘩！』……我就隨便說了一個X中學。真實話，我是沒有告訴你，因為，我怕你對我說：

『原來你是義務小學畢業呀，我的教育還比你高得多呢。……』

『現在你既肯誠心地聽我講，我也不得不誠心地告訴你了。』

『說到這六年很快地過去了。然而，追溯到這六年中，有一件事，使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就是當我們最後一次跨出校門的時候，每一個人的心，好像失去了母親一般的難受，對於這義務教養我們起來的學校，使得我們無窮的關懷和留戀。而王二癩子，他竟自言自語地望著空間說：

『我的「母親，」你送給我們這許多求生的工具，將來，我們應當怎樣報答你呢？』

『孩子，無需你們報答，』我嚴肅的向他打趣說：『這是我對於祖國的義務和責任。我能放心的，就是你們已從窮苦的教育上認識了現實的社會。我所期盼於你們的，是希望你們給社會多做點有益的事體。』

這時，他很驚惕地望住我。繼着，我們又大笑不止。這時，天空毛毛雨綿綿不斷，野外行人稀少，滿目盡是淒涼。他面色灰白，手足顫慄，指着眼前的景象說：

『鄭芝，瞧啊！大自然顯示給你我前程的命運了！』

然而，我倒不以爲然：

『得了吧！什麼命運不命運！命運是什麼東西？宗教代表了寡頭階級，向着人民說：窮是你們的命運，這是天註定的，你們應當守住窮，做做規矩矩的人，不要偷，不要搶，不要違反天

命，那麼，上天就會保佑你們，你們死了以後，可以上天堂享福的。……說還是說，事實還是事實。許多沒有工作和飯吃的人，爲了守窮，坐在家裏睜着眼睛餓死了。有的把親身骨肉當作豬肉的價錢賣掉了。有的餓死在道路上。還有的投河自盡，和在屋樑上吊死了。至於有見解的年青力壯的，和老成，有爲的青年，受不住飢寒，就不得不挺身走險；強掠劫財了。……命運是什麼？是寡頭階級的護身符，是剝削人民的工具，是製造不法份子的大本營。給我滾他媽的蛋吧！天下事情都是人做的，人能自知，什麼都做得出。……瞧呵！真理在前面招手，現實的制度將被否定。我們要存一個信心；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心，不要怯懦，不要猶豫，不要嘆息，不要多說話，循着歷史指示的路標，前進！戰鬥！直到身子倒地而後已。』

他默默地承認了我的話後，我們也就此分手了。

(待續)

介紹 蘇蘇做的長篇童話——

小癩痢

每日譯報圖書部出版
每冊實價四角

小癩痢是一個憨頭憨腦的鄉下小孩子，他怎樣成爲一個小救國家，又怎樣和他的小朋友小獼猴大毛狗等加入小游擊隊，和敵人鬥爭，後來又怎樣成爲一個「小英雄」的。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在篇前有巴人先生的序說：「我希望中國的孩子們愛讀這冊書，也希望中國的成人們愛讀這冊書，然而我更希望日本的孩子們能夠讀到這冊書。」

學生界

學生界稿約：本類歡迎中英稿件。來稿須註明肄業學校名稱。署名用真名或筆名均可。來稿至多不過二千字。刊出後酬本刊一月至半年。

不再哭了

鍾恕

『新時代不能容納你這懦弱的青年。』父親見我哭得沒有理由的時候，便會厲聲地這樣罵我，但我却老是好像沒聽見，盡量的哭個爽快，有時不知怎的反而放大了聲音哭，直叫父親沒有辦法。

說來真夠坍女孩子們的台，——也許是造物者賜惠於我的吧？我却說他給我這份禮物（眼淚）太厚了。——我愛哭，痛了哭，氣了哭，着急時哭，憂慮時也哭，不高興時，還是哭，病了尤其要哭。

其實父親並不是絕對禁止我哭的，我還很記得：母親死的時候，我大哭大嚷着，他可一點也不說什麼，我還發覺他自己抱着兩歲大的小妹妹坐在

他膝上，邊哄着妹妹邊在淌淚呢！此外，是當我病了的時候，他也不禁止我哭，因為他相信沒有母親看護病着的孩子大半都是要哭的。他有時看着我覺得可憐，雖然自己患着很利害的肺病，半夜裏還起來給我吃藥。是啊！父親愛我比誰都愛，因為他對我懷着相當大的希望，（特別在我那哥哥和弟弟都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希望我至少能讓新時代容納，所以，他常禁止我哭，為的是不讓我養成懦弱的性情，這在他認為是他自己唯一的責任。但是，但是啊！在他還未完成他的責任以前，他却已和我們（我和我兩個妹妹）永別了！四年前一個嚴寒的冬天清晨，父

親半睜着不容易睜開的雙眼，微弱地呼吸着。我伏在他的床前，緊握着他那微溫的手。我們依戀地互視着，深深地體味着永訣的苦痛。這在我雖已是第二次了，可是，在第一次，我究竟還是個似懂非懂的只有九歲大的小孩子。終於，父親的手冷了，眼閉上了，兩顆——啊！那最後的兩顆，晶瑩的淚珠從他面頰上流了下來。

『父親！父親！……父親！』我狂呼着用盡我所有的力，可是父親不再回答。

母親臨終時，沒有瞑目，父親却又留給我兩顆——那最後的兩顆淚珠！這些景象刺傷了我幼嫩的心靈，使我完全忘記了父親的誠言：我竟默默地暗禱着：『親愛的爸爸啊！安眠吧！你們的女兒並不孤獨，

她有眼淚作伴呢！』真的，四年了，當我沒有理由哭着的時候，不再聽見父親嚴厲的罵聲；當我病了的時候，不再看見父親來給我吃藥。但是，我又覺得傷心，像是真的，父親不再牽掛我了，否則為什麼在夢裏——我僅希望着在夢裏——他也不來看我一看呢？於是，我只有讓眼淚更親密地伴着我。

不久以前，我又病倒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父親竟來看我，這使我快活得大哭；但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父親不為我倒藥，却比生前罵我時更嚴厲的站在我床前望着我。

『大貞！不准再哭了！你認識這偉大的新時代嗎？眼淚不是你的朋友，它只會把你埋

葬在懦弱的坟墓裏，它至終要使你不容新時代容納！」父親有點生氣，滔滔地說：「你怕給父母的愛沒處寄託嗎？把它給祖國去！給同胞去！他們都需要着；你怕沒人愛你嗎？這愛向祖國去要！向同胞去要！他們會給你的。大貞！懂了沒有？」我感動了，我深深地感動了，點點頭，表示我已懂得了，並且說：「父親，我不再哭了。」父親聽了微笑。

醒來時，還只午夜，是被年老病弱的祖母喚醒的，因為她聽見我的夢囈。她又用了父親的名字喚我，像我在鄉下時外祖父常用母親的名字喚我一樣。不知怎的，在這個午夜裏，我特別警覺，吾覺得這是暗示我，必須代替爸媽去安慰，侍奉這兩位孤獨的老人。我又想到了兩個未成年的妹妹，我必須盡心地督教她們。

我不再哭了，沒有眼淚，只有興奮和希望，我靜靜地躺着，雖然還在發熱和頭痛的時候，但我不介意這些了，惟

在我心底深處唸着天倫歌的歌詞：

「——人世的慘痛，豈僅是失了爹娘？奮起吧，孤兒！警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

已踏上征道的瑛

懷久 蔣彬君 女中

淅瀝……淅瀝……惱人的雨不停地在落着。客堂黑得好像黃昏時分。

大門被推開了，進來的不是客人，而是綠衣郵差——這裏我應該稱他綠衣仙人——送來了瑛從延安寄來的信，它是唯一能安慰我煩悶得要破裂的心靈的。

瑛是我住在開北時候的鄰居，並且也是最要好的同學。當我們在M學校求學的時候，我們是同級生，並且坐也是在一起。早晨不是她來約我便是我去約她一同上學校，晚間一同歸家。所以從早晨到晚上，我和她沒有一刻鐘分離的。她的年齡比我長二歲，起

痛苦的呻吟，獻出你赤子的心情。服務犧牲，服務犧牲，捨己為人無薄厚——」

我把頭轉向東窗，等待着黎明。——

初我稱呼她瑛姐姐的，後來把瑛字也省去了。的確，她待我和親姐姐一樣好。當我覺得憂鬱的時候，她就百般地安慰我；當困難的問題臨到我身上來的時候，她就設法代我解決，並且她又稱呼我妹妹。我們影形不離，怪親熱的樣子，別人不會疑心我們不是親姐妹。

M學校五百餘位同學中，她是有名的健談家。當她話匣子一打開，話就滔滔不絕像泉水般的從她口中滾出來。她最歡喜和同學談論國家大事，愛看「紅」色的書。

她個子很小巧，說話的聲音，尖銳而清晰，正像一隻小的，活潑的，美麗的，愛唱歌

開學的前後

葉平

開學了，快要開學了，到處貼着招生的廣告；好像學生比學校少，但是仍舊有很多的青年失學。上學期借的債還沒有還；這學期又到了。當「賣！」只有幾本舊書和一件破棉袍。再去借嗎？只借不還；怎麼還借得到？開學了，就要開學了。舊生限期註冊繳費；新生已開始在招攷。沒有錢的窮小子們；既沒有錢在本校註冊繳費，更沒有錢去進別的學校，只好在孤島上流浪。看！像商人般的「教育家們」；喊着「普及教育」，「為教育而教育」的口號，自私自利的拚命搜括鈔票。

的畫眉。別人給她一個綽號叫『尖嘴巴』。

八一三的炮聲，把我們從閘北趕了出來。那時我們不是鄰居了。我的家搬到F街。她的家搬到了J街她的表姊家裏。那學期我們都沒有進學校。從那時起，我們不是整天的在一起了。

F街和J街相隔不遠，她是常常來看我的。我們見面的時候倒還不少。

從那時起，她的思想更前進了。我——慚愧地說——更退後了。不進學校，我好像感到沒有旁的事可以做，整天坐在家里，除了看些書之外，就覺得寂寞無聊。光陰似乎也格外過得慢了。璞就不同，她整天在外面活動。從閘北搬出來不久，她就參加了幾個團體，開會哪，宣傳哪，募捐哪，……每天忙着。

『在這次民族解放的抗戰中，我一定要為國家効一點力。』她來看我的時候，這二句話終不會忘記說的。她時常鼓

勵我去參加愛國活動，但是我始終沒有這樣的勇氣。

× × ×

八月底的天氣，還熱得悶人。

記得有一個晚上，那天天氣特別熱，雖然太陽已經向西，熱的程度仍一些不減。我剛浴罷從樓上走下，在天井裏納涼。璞氣呼呼地跑來，額上的汗珠有黃荳般大小。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什麼事在使她興奮。

『映，告訴你一個好……』她看見我的母親在旁，把話縮住了。

『今天天氣怪悶的，我們一同到法國公園散步去。』她改口說，一面看看我的母親。她的性子變得更急了，黃包車在法國公園門口停下，一進門，她就拉我在一塊較靜的草地上坐下。

『映，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傷兵醫院在招收看護呢。』

『這幾天我軍不是節節勝利嗎？這許多勝利都是血和肉交換來的。所付的代價，無疑的，是相當重大，死傷的兵士，當然不在少數。前幾天，×傷兵醫院運來了大批為正義而掛彩的勇士，他們是積極需要人去看護他們的。×傷兵醫院近來就鬧看護荒。正在設法招收。』

『入院的手續很簡便，祇要有團體介紹，有真正服務精神的人，都歡迎的。』

『我和幾個同志，已由W救國團介紹，辦妥了一切手續，定明天一早就進院去。』

『以後我要更忙了，更使我快樂了。雖然我是過慣華麗生活的，但是現在我厭惡了，我厭惡比什麼東西更甚：整千整萬的同胞，被戰神毀滅了他們的家，他們的鄉，恐怖，饑餓，使他們在受苦。我們為什麼還過着這樣舒適的生活呢？我們是人，難道他們是人類之外的東西嗎？明天起，我就要離開家庭，住到醫院裏去，我

開學了，已經開學了。

法幣的威脅像炸彈一樣；把我們求學的熱望粉碎了。

走吧！快離開這萬惡的孤島；咱們回到游擊區域去，

論大時代需要的『活書』。

站在祖國領土的前哨；學習拋擲手榴彈射擊來復槍；

拿敵人的頭顱當靶子，看咱們誰學的實用，誰幹得好。

您走了 夏德馨

您走了，

您不別我就獨自走了！

不知您走到了何處？

近來，朋友來信說：

『您已走到了陝西，

並且還加入了宣傳隊，

工作得很是愉快。』

於是，

相信，我以後的生活比現在會更使我快樂。

『人活着不做些事，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在這抗戰的大時代裏，年青的人還是站在時代的背後藉着外人的勢力偷安着，不能算是青年人；每天和情人上電影院，跳舞場，溜冰場，游泳池……過着麻醉生活的青年，良心已生在肚子裏，不能算人；整天坐在家裏發愁是懦夫；專講不做的是腐化份子。』

『映，像你每天悶坐在家裏有什麼意義？和我們一同去當看護不是很好嗎？你不能放棄你的華麗生活嗎？』

『今天我來，一方面來鼓勵你應該做點救亡工作。一方面是你來道別的——也許是永別了。』

『妹妹，（她這樣稱呼我，從開北搬到租界裏來還是第一次）願你奮勇，我以後不會常常來看你了。』

我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當我們分別的時候，我連『祝』

你勝利』四個字也沒有勇氣說出口。

× × ×
瑛進了×傷兵醫院之後，時常有信給我。她告訴我她的生活狀況。她說，她的生活美麗極了。

國軍西撤，她也隨着軍隊走。她每到一個地方，她終有一封信給我的。直至去年十月裏，我接着她從漢口寄來那封信之後，以後就沒有接着過她的信。我心裏擔心得厲害。今天會接着她的信，我真不敢相信這是瑛寄來的。我疑心眼花，但是細而秀的鋼筆字，無疑的，是瑛的手筆。我真快活得發狂了。我把它吻了幾下才把它拆閱的：

『四個月沒有信給你，你一定曾想過：我已不在人間了。真的，我曾遭遇到不知多少次數的危險。尤其在武漢失陷前一天傍晚，忽然在我們救護隊近處被敵人丟了一個炸彈。它着地就立刻爆炸起來。彈片

是不生眼睛的，竟降臨到我的身上來，把我的腰部創傷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已躺在後方醫院裏的病房裏，武漢已淪陷在敵人手掌中。經過一個月的醫治，創口全愈，我就跟着幾個同志進抗大了。

『這裏民氣的激昂，抗戰空氣的濃厚，與上海一比較，更使我厭惡上海了。我聽見旁人說，上海雖形成孤島，而近來市面的興旺真是畸形：京戲院哪，電影院哪，旅館哪，遊藝場哪，跳舞場哪，喫食店哪，還有什麼賭場哪……天天客滿。最奇怪的，結婚比往年特別多。在租界區內，幾乎一點也看不出有戰事。這話是對嗎？唉！醉生夢死的同胞太多了。』

『現在我正受着政治訓練，快畢業了。畢業之後，我們就要到別處去宣傳。我們一隊十人，我被派為隊長，大概我比較會說些話的緣故吧。』
『尖嘴巴』現在得時了，哈哈。

我底一顆不寧靜的心，現在是寧靜了。

您底不來別我。

是應該的，

您底不給我信，

也是應該的。

我底一切的被您輕視，

我都不寬恕，

因為這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呵！

不過，我痛恨，

痛恨我不如您，

我慚愧，

慚愧我沒勇氣。

然而，總有這末一天，

我會步着您底後塵，

到達您底面前。

所以——

請您不要忘記，

孤島上還有一個

壯志未遂的朋友——馨。

affairs of the world are in such a *mess* as can be seen in the “scientific butchery” called war for the cause of civilisation which is now going on in Manchuria.* The moral of all this is that the real cause of the anarchy or want of moral social order resulting in a big mess of all public affairs in the world at the present day, is when traced to its root, —decay, insufficiency, unsoundness of intellect; and this decay, insufficiency, unsoundness of intellect, is the result of the modern false system of State encouraged education or rather half education, which aims more at *quantity* rather than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refore, if there is ever to be again true moral social order and peace in the world, the present modern false system of education, of State supported education, must be thoroughly reformed; and the first step towards such a reform must be to strictly limit the quantity of education, of would-be educated men,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really educated men, this last by saving the money which is now spent in build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Emerson says, for fools and men who are really unfit for a thorough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nding that money for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the few men who are found to be really fit for a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to thoroughly and perfectly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in fact, to adopt such a system of State education as the Chinese in old times and the Japanese in the days of the Tokugawa regime, called 養士 and 造士, support and making of *gentlemen*.

It was the thought of the awful consequences of the unlimited quantity of would-be educated men in the world, which was in Goothe's mind when in his latter days he was inclined to think that Martin Luther was responsible for putting back the state of civilisation in Europe for two hundred years, because Luther, by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vernacular German,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disuse and supercession of the Latin language among the really educated gentlemen in Europe and thus opened the door for easy education to the unlimited quantity of would-be educated men to take part in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with the consequences which we now see.

* This was written during the Russe-Japanes war.

此一團糟，如東三省現在所謂為文化而戰的『科學化屠殺』*這一切事情深刻的意義是說：現在世界上的混亂——由缺乏有道德的社會組織所生的一切世界公眾事情的大混亂——從根究起，都是由於理智之衰微，不足及不健全而生；而這種理智之衰微，不足及不健全是國家獎勵供給重『量』不重『質』的教育或『半教育』的錯誤制度之結果。

所以假如要世界上再有真有道德的社會組織與和平，我們一定要澈底改革現代錯誤的教育制度，一切由國家供給的『半教育』；這種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嚴厲限制教育的『量』，要受教育的人數，而改良真受教育者的『質』。要改良真受教育者的『質』便要把如愛默生所說為愚人及不配受教育的人所造大學的錢省下來獎勵供給少數真正配受高等教育的人，使他們能澈底的，美滿的完成他們的教育；這便是說要採取中國昔日之國家教育制度及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教育制度，即所謂供給『養士』與獎勵『造士』的教育方針。

因為要受教育者無限『量』之可怕的結果，歌德晚年便怪馬丁路德使歐洲文明倒退二百年，因為他把聖經譯為德國土語，啓歐洲士人廢拉丁文之風，開容易的教育方便之門，使無限『量』的人都受了教育好來治世界上的事，其結果是我們都見到的。

*此文係日俄戰爭時所作。

Ku Hung-Ming on Education

The prevalence of pessimism at the present day in the general thought and literature of Europe, I may point out here, is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education—education for everybody,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by the State, which aims at quantity rather than quality of education,—quantity of indifferently educated men rather than quality of really educated men. In short,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a system of education which aims more at quantity than quality, is incomplete *half 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 of half education is an incompletely developed nature. Now if it is true, as Goethe says, that the devil, incarnation of the spirit which does all the mischief in this world, is only an incompletely developed nature, then it follows that the average produc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half education in Europe at the present day,—is really an incarnate devil. The distinguishing traits of the devil's character, as we know from Milton, are in an active form,—pride, arrogance, conceit, ambition, presumption, insubordination, “having no regard or fear for the moral law” or for anything; and all these qualities you will find in the average produc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half education*, when the man happens to be of a strong and coarse nature. The other distinguishing traits of the devil's character in a passive form are meanness, callousness of feeling, want of natural affection, envy, jealousy, suspicion and pessimistic views of men, men's nature and motives and of things in general; and all these qualities you will also find in the average produc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half education* when the man happens to be of a weak and soft nature.

Now when one bears in mind the fact that the welfare of man-kind and the cause of civilisation in the world now are actually in the hands of really incarnate devils, unhappy products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half education, with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I have shown in the above, when one bears this fact steadily in mind, one ought not to be surprised, as Count Tolstoi seems to be, that the

辜鴻銘之教育觀

智 度 譯

今日歐洲一般思想，與文學中悲觀主義之盛行，可以說是現代教育制度自然的結果——國家獎勵供給的普及教育，求『量』而不求『質』的教育——求隨便教育出來的人之『量』，而不求真正受教育的人之『質』。簡言之，重『量』不重『質』的教育制度不能避免的結果是不完全的『半教育』，而『半教育』的產物便是一種發達不完全的性格。歌德說，惡魔——造這世界上一切禍害的精神的化身——無非是發達不完全的性格而已。假如這句話是對的，我們可以說今日歐洲『半教育』制度的普通產物，便是惡魔。米爾頓告訴我們，惡魔性格的特點，從積極方面說，是驕傲，僭越，自大，野心，狂妄，叛逆，違道，無顧忌；這些性情都可以在現代『半教育』的普通產物中尋着，假如這受『半教育』者的性格是粗強的。惡魔的其他特性，從消極方面說，是卑賤，頑鈍，缺乏天性，妬忌，猜疑，及對人類，人性，人意，及對一切事情的悲觀；這些性情都可以在現代『半教育』制度的普通產物中尋出，假如這受『半教育』者的性格是柔弱的。

世界上人類的福利和文明都在一般化身惡魔的掌握中——在現代『半教育』制度不幸的產物，具有上述一切特性，今日歐美所謂受過教育的統治階級的魔掌中；當我們牢記着這件事實的時候，我們便不應該同托爾斯泰一樣的驚詫着何以世界上的事情會如

Romeo and Juliet in a Classroom

By Allen

It was in our French "classe" that this tragicomic scene was laid. To say that "Romeo and Juliet" might be comic will most probably arouse the solemn detestations of our hotbrained sentimentalists as well as the censorious protestations of our grand philo-Shakespeareans. But wait a bit. It was not a high comedy, nor a melodrama, but a "Romeo and Juliet" burlesque. Nor did it entirely exclude the tragic elements. For I cannot help being in perpetual pity of our Juliet's poor French and exclaiming, "What a pity! It's a tragedy!"

The prologue was made by our French professor Mlle. Quelhoffre in her firm, loud voice:

"What lesson do we have today? What page are we on?...Begin.....Continue..... That will do.....The next sentence, please, Mlle. Capulette. Pronounce all the syllables clearly."

Thereupon she stood up to murmur in a funereal tone, "A...bra...ca...da...bra....." Nobody understood.

"What? What! What?!" shouted the

ardent professor, "What is that? What does that mean? I do not understand what you read."

A stage whisper, sweet and low, came from the back rows: "She speaks, yet she says nothing; what of that?" (Act V, Scene 2.) No doubt, it was a Romeo. The whole class roared with laughter.

In order to "save the face" of our Juliet who seemed to be still mouthing her unintelligible funeral oration, Mlle. Quelhoffre asked, "Who made that noise, you fellows there?"

"Sirrah," answered I, "This, by his voice, should be a Montague." (Act I, Scene 5.)

Buzz...zz...zz...zz. Time was up. The epilogue concluded with Mlle. Quelhoffre's assignment.

Tears gleamed in her eyes. She tore herself away from her Romeo, slowly and silently, with a face extremely expressive of excessive tragic passion. Even Rachel or Norma Shearer could not have done better.

BUYING A "VOLUME 33"

(Continued)

'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
Tennyson.

'The joys of life darken my spirit!—
Goethe.

"Is that sheet not more beautiful than your well-bound edition of Macaulay's 'Lays of Ancient Rome'? Is that not far better than your complete calenders and railway guides? Look at a row of the volumes of the Oxford Dictionary from A to R. Incomplete as they are, are they not more valuable than your miniature pocket dictionary? Is Shelley's *Ode to the West Wind* less precious th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

poetaster? I enjoy one line of his poesy more than any of Homer's or Pope's or Dryden's epics, though they be complete and long."

Without answering my questions, he faintly nodded his head and consulted his directory. And all our friendship could not save me from despising and pitying his ignorance. But why should I blame him alone? He is only one of those millions of unaesthetic thinkers who cannot enjoy an artistic article. Only the aesthetic few can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imperfection; only they can approve of my buying a "Volume 33".

CLOUDS

By *Allen*

It is a luxury to be a citizen in a metropolis, but it is no pleasure. Pleasures there are in a metropolis. But they are pleasures only to the unaesthetic masses. Oh, that I could dwell in a remote abode where I might forget the bustle and hustle of urban life and content myself with nature's gifts,—the grove, the forest, the jungle, the oasis, the creek, and the sea-shore! With uplifted hands I pray to the Creator of the cosmos, "Why dost thou not give us the privilege of enjoying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why dost thou let only those clowns and country-folk dwell in Nature's royal garden who are so ignorant of their blessedness?" With up-lifted hands I pray and with up-turned wondering eyes I behold the arch smiles of Nature's charming daughters the clouds, which we

mortals and worldlings so often fail to see! Are the clouds not all smiling kindly to the wearied eyes of man turned up to seek light and hope? Do the clouds not assume exquisitely light and graceful shapes as they dance fantastically with the celestial winds? Do the clouds not soften the sun's radiant heat and yet reflect its splendour? And do the flitting nocturnal clouds not intensify the glory of the moon? I thank Thee, O Nature, for sending the clouds Thy daughters to soothe us! Forgive us! O clouds! Forgive us, your ungrateful lovers, who so often fail to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and see your smiles! O clouds, open you my lips and my mouth shall shew forth your praise. And my invocations, so faint to human ears, shall I compose them into a whole litany of apotheoses?

BUYING A "VOLUME 33"

By *Chinee*

Most people enjoy the beauty of perfection only,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re is beauty in incompleteness and imperfection. Such people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our population. They are found everywhere. And my dearest and nearest friend Mr. Babbitt is one of them. I have the pleasure of being his "neighbour" in the laboratory. Once when both of us had finished our standardisation work, we promenaded to a secondhand bookshop near by, where he bought a beautiful Whitaker Almanac, a complete "Bradshaw", a municipal gazette, and a dollar directory. I looked around, not being attracted by his property, and glanced over the shelves.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ems at once arrested my attention. I took

it in my hand and found that unfortunately it was only the thirty-third volume, all other volumes being missing, having been burned or buried by bombs in Nanking or somewhere I don't know. Still I bought it because I loved it so much that I could not give it up. My clever practical friend sentenced me to be silly and asked for an explanation. I explained:

"Give me a folio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lines: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Shelley.

"That I might all forget the human race,

Hating no one, love but only her!"—Byron.

(See next page)

The wife stood there like a frightened bird, looking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The young man had been his classmate three years before. They had been on rather intimate terms till they were involved in a perpetual mess with Miss Yang, who had become his wife later. It was apparent that his wife had now again gone back to his rival, who was said to have become an official in the so-called Peace Preservation Bureau. He turned furious at the thought. Stepping forward, he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Be off with you! This is my home!"

"Your home? Haha! Y-o-u-r h-o-m-e!" The man chuckled as if they were the last words of absurdity. "Be sensible, my dear friend! This is the city where no law yet reigns. Don't be too hard on me!"

"I won't say anything more to you. Go away, that's all!"

"Go away!.....Who?.....I?"

"You! Of course." he roared.

"Ask her which of us should stay and which should leave."

The woman stood motionless, directing her eyes to the ground. Her husband gazed at her imploringly.

"Stay!"

"Which?" Her husband put the question in a guttural voice, looking very anxious.

"Neither!" she replied grimly, dashed into the room and closed the door behind her with a bang, leaving them there in a much distressed state.

"Well, what'll you do next?" the young man asked sneeringly. "Are you going to ask her to let you stay? Decency, man! Decency! Woman is not everything, I tell you." He stepped forward with his arms akimbo, and looked at him in the face. "Pull yourself together, my dear friend! I won't be in the way any longer. Make it up yourself. He moved a few steps and, looking back over his shoulders, added: "Good luck to you!" and then swept out of the hall.

The husband gave a sigh of relief. He now began to see that his child was still sitting at the table, half-asleep. He

approached the door through which his wife had disappeared, and was about to knock on it, when he thought it would be unwise of him to do so. He stepped back and sat in a chair nearby. He thought of the happy days they had spent under this very roof when they were just married. And now, and now! He couldn't bear to think of it.

Presently, he heard the handle of the door again turn, and his wife re-appeared. She was once more disappointed at the sight of him. But he dashed forward before she could close the door. He entered the bedroom and she followed with silent disapproval.

Nothing much had been changed within, it seemed. But one thing had apparently lost its sight, and that was his own photo. In its stead, an enlarged one of his rival's was hung up there in that very corner. This filled him with desperation. He looked sharply about for something, and presently saw a pistol on the desk near the bed. It was apparently left by the young man. He looked at it with the grim satisfaction of a bloody murderer. He pounced upon it. His wife was greatly frightened as he pointed the pistol at her head. He had lost self control and the bullet went into her hea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his true self. She died immediately.

Mad with excitement, he dashed the pistol to the ground and ran out of the room. His child was awakened by the shot and was crying hysterically. Without taking any of his belongings he took the child in his arm and dashed out of the back-door.

It was about 5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had just set and the sky turned grey.

"Where are we going, father?" The child was greatly puzzled.

"We are going back!"

"What?"

"Going back!" And with that they disappeared into the evening haze.

BACK AGAIN!

By H. O. Chuang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issue)

And now he had come nearer to the back-door, and had well prepared for the sight—a bobbed-haired woman standing at a red stove, cooking. The door was open; he craned his head to see if all was right. Yes, everything was unchanged. The red stove was still there at the window, and the green stool beside it. But neither his wife nor his child was in sight. "They may be in the hall," he thought as he entered the door. On looking about the kitchen he found that the stove was still sizzling. This led him to believe that his wife had just finished cooking and that they were now dining inside. Holding his breath, he stepped out of the kitchen and stole into the hall.

"Hello!" he shouted cheerfully at the sight of his child now sitting at the table, eating alone. "Here we are!"

But somehow the child only responded with mechanical glances. His mouth mumbled a little as if he were calling him "Papa!"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he did not catch a single word. The child had been notoriously naughty when he saw him last, and it was a great shock to him to see the change. He walked over and, to his surprise, found the child overwhelmed with a sudden rush of emotion, the tears rolling down his cheeks profusely. He had been proud of the rosy cheeks of his son, but they were now reduced to mere pale green.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darling? Where's your mamma?"

The boy pointed an expressive finger at the door on his right, which led to the bedroom. He was about to go in, when he saw the handle of the door turn and with that

his wife appeared, with a tray in her hand. It was apparent that she had been smiling, but the smile suddenly slipped away from her cheeks at the sight of him, and, instead, a sort of surprise and disgust crept in. Gently she closed the door behind her and proceeded forward.

"Darling!" He darted forward and placed his hands on her shoulders, but she released herself quite dispassionately.

"When did you come?" she enquired with a forced smile. "Why didn't you write to me first? It was such a surprise—coming so unexpectedly!"

Her expression was so chilly that he stood there completely paralysed.

"When did you come?" she repeated.

"Just this minute!"

"Ah, you are beginning to think of your family now!" she remarked sarcastically. "For five months you haven't sent me a word; nor have you sent me money. What do you suppose we have been living on—my child and I?"

He had not seen such grim and frigid expression of his wife before, and could not but look upon the present case as an open challenge.

"This was through no fault of mine," he pleaded, "The communications had been completely cut off since the fall of Shanghai. What could I do?"

"You—"

Just then the door leading to the bedroom again opened gently and a young man appeared. At the sight of him, the young man was about to fall back, but was halted by his peremptory shout.

"Stop!"

"Well!" The young man turned on him desperately.

“Drink hot coffee,
 Drink hot tea.
 Burn your lips
 And think of me!”

The reading of such an autograph compels from me a sense of admiration for the entirely unselfish, selfless love of the writer. For he (or, rather, she) wants you to burn your lips and think of him (or, rather, her)! By reading such an autograph you can detect how much your friend expects from you and how much she cares for you and your interest. Such friends are really selfless and unselfish.

The eighth type, still more burning and sincere (or insincere), is the My-love-is-like-a-red-red-rose type. Of this type I'll refrain myself from speaking, as I have neither the right to interfere nor the slightest experience to criticise. This I leave to the judgment of my friend Dan Cupid.

The ninth is the Ugly-beauty type. This is usually done by ugly or beautiful ladies who intend to draw beaux and belles. I had a friend who, intending to paint a picture of Apollo in my album, drew instead an ugly figure whose face was more like that of a fish than a goddess's, which later on I discovered resembled her lover! O Apollo! Poor Apollo! I was quite happy because I drew much fun from that drawing.

Now I have given the main types of autographs. There might still be varieties which I have not mentioned. But they are all somewhat similar to some one type of the foregoing classification. To conclude, I solemnly advise you all to buy albums if you haven't any yet and treasure them if you have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moral elevation and spiritual inspiration.

Love, When the Jealous World Speaks Ill of Thee

Love, when the Jealous world speaks ill of thee,
 May this heart burst and burn, defending thine?
 Unshaken fires the living flame in mine.
 Yearning, it whispers, “Dost thou eke love me?”
 Constant as sounding Shore to stormy Sea
 Stands this fierce fighter's faith in love divine.
 In dreams a laurel-crown thou wouldst entwine
 With blooming buds round me who to thee flee,
 Lingers o'er them my soul and hovers hope.
 Ecstatic are love's young dreams, deep though gay.
 Loiter I'll in thy heart if it will ope;
 Eternal I'll remain there if I may!
 Enraptured am I in thy charmed scope.
 There I'll give all to love, with love e'er stay!

with his motive. But I think in my album one finds at least more varieties, more truths, and more fun. For the sake of clearness I'm going to make a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of autographs and illustrate the interesting types with examples.

The first is the You-must-not type of grandpaly warnings. A noted philosopher and president of an ideal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wrote in my album: "If thou unto thyself be true thou canst not be false to any man." This seems to imply that I have been false to others as well as to myself. As I am quite willing, and I even promise, to improve, I read the gentleman's quotation with gratitude and respect. But I am ashamed to tell the public that a friend of mine once worried about my shameful conduct so much that he felt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writing me "Be not an evil-deer, but do good obediently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The second is the Grandma-humours-you type. My friend Miss Grandma is admirable and even lovely for her effeminate kindness in giving me the key to paradise instead a punch on the nose. She kindly tells me in my album:

"Work whi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
This is the way
To be cheerful and gay."

This is a gospel or glad tiding to everyone, of course. As everyone who has the slightest experience of owning an album is quite familiar with such sayings, I will naturally not multiply nuisant examples.

The third is the Verily-I-say-unto-thee type, in which are included the Jesus-says and the Confucius-remarks types, among many others. Everyone that has an album must also have a friend so learned that he is able to assure the album-owner, successfully

or not, the golden truth that learning is like boating upstream: it is either going forward or backward: there can be no stopping (學問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The fourth is the Cicero-says-Socrates-brought-back-philosophy-from-heaven-to-earth type. This is much more profound than the preceding type of propaedeutic ethics. Of this type I find examples that out-kant Kant, out-hegel Hegel, out-descartes Descartes and out-laotze Laotze. They are the things which even a Plato reborn or Wisdom incarnate fails and refuses to understand, since they are not understood nor understandable even by the writers themselves. I cannot give an off-hand example as I have just sent one half of those autographs of this type to Marcus Aurelius, the other half I've sent to Solomon. But I promise to publish in the nearest future those autographs when deciphered and returned by my friends Marcus Aurclius and Solomon.

The fifth is the Chamberlain-flies-to-Munich-with-me type of recording hard, solid facts. Examine your album, and you will find such passages: "It was in the Laboratory that we met....." The autographers of this school intend to tell your biographer how you come to know them. They are very good historians.

The sixth is the Heil-Hitler type of brazen sycophancy. I had a friend (or, rather, acquaintance) once who wrote to eulogise me, calling me "the exemplary, ideally perfect model man of genius of our alma mater, our leader, der Fuhrer, and il Duce (母校之模範人才, 亦吾儕之領袖)." One cannot but love the innate naivety of this writer.

The seventh type, still more persona and interesting, is the Forget-me-not type. Nearly in each album is written

THE OASIS

A BILINGUAL LITERARY MONTHLY

Edited By Allen Ting

AUTOGRAPHS

By Ting Yen-Po

Like all other students, I have an album. Nay, more than one. But unlike most of them, I like mine very much. Most people have the habit of buying albums one after another, asking friends, acquaintances, teachers, parents and lovers to "fill in the blanks", and, after all this has been done, keeping such precious relics in the Chartered Bank of Nowhere, Waste and Oblivion. I for one, however, love my album so much that I can never part with them, that I will never entrust them to those nasty bankers. People ask me why I'm so fond of my albums. I reply that I love them because I love truth and wisdom, if not flirtation and flattery. Turn to those consecrated pages, look at those sage admonitions and wise sayings, you will admire, not without a sense of awe-inspiring ethico-spiritual elevation, the miraculous oracular revelation of the good, the true and the beautiful incarnated in accepted axioms as well as famous maxims. My friend Master Allen, a naughty and haughty boy, however, is of a quite different opinion. He prefaced his album with the following witty and humorous, yet earnest and moving, remarks and requests:

"Dearly beloved frie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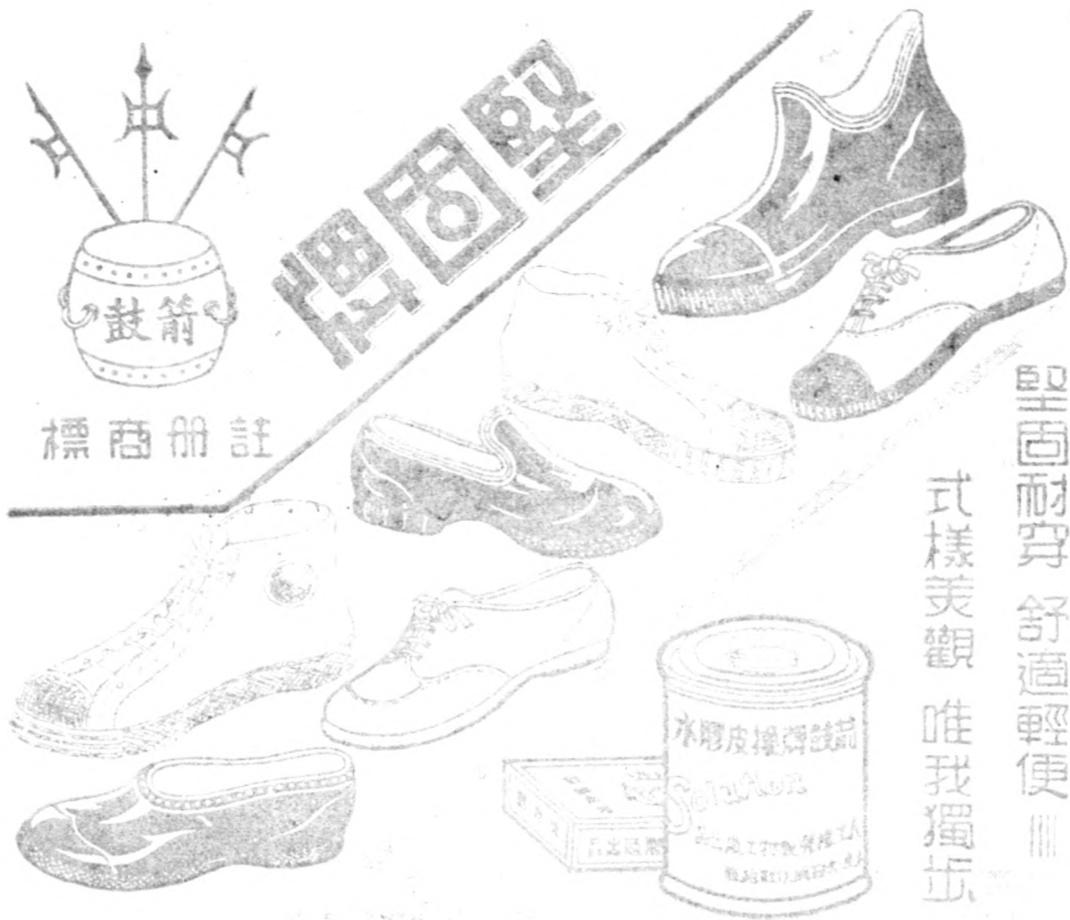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in my library many solemn testaments and holy bibles and complete dictionaries and voluminous collections of wise proverbs and sage admonitions with which people of erudition are apt to fill and enrich and glorify my little album and which should more properly be printed in huge folio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teachers and preachers. I dare not profane your noble hands by asking you to copy any such things. I can clearly see that each of you carry a big head on your shoulders—the badge and insignia of high I. Q.—to use a psychological term in fashionable use among girl-students. But I like to read your sensitive heart and great soul more. I'll keep your autographs as things satisfying the inner yearnings of my inner being. *Weep or smile before me, but never moralise.* Honour me, therefore, by writing me anything of your own invention, anything except a maxim."

Hence in his album I find many manifestations of heartfelt love,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And Master Allen enjoys them with all his heart. I, too, sympath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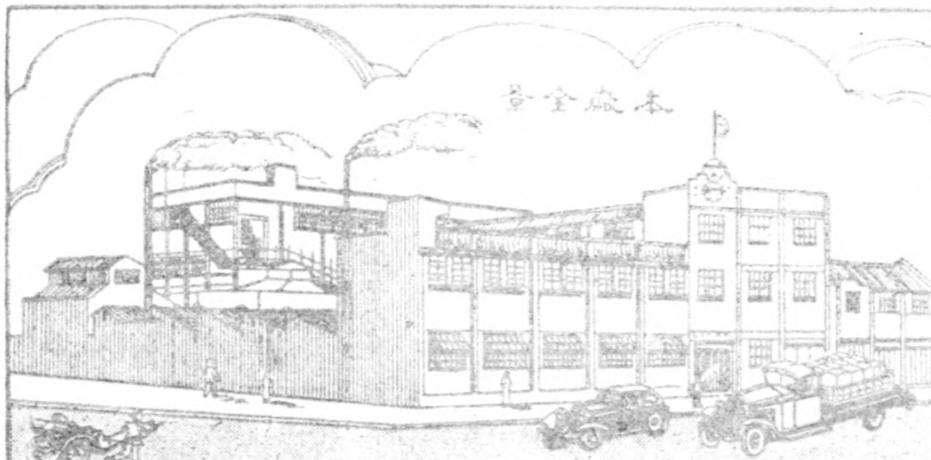
標商册註

牌固堅



堅固耐穿 舒適輕便
式樣美觀 唯我獨步

圖皮椽水膠皮椽鞋膠椽種各造專廠本



國人應用國貨
套鞋請穿箭鼓

廠互物製膠橡生義海互

○五八三三 話電 號三十八路柳振華租界 廠造製
五四七一八 話電 號二十五街聖興界租法 所行發